

平園續彙卷第二十一

周益文忠公集六十一

神道碑一

龍圖閣學士左通奉大夫致仕贈少師謚忠簡張公闡

神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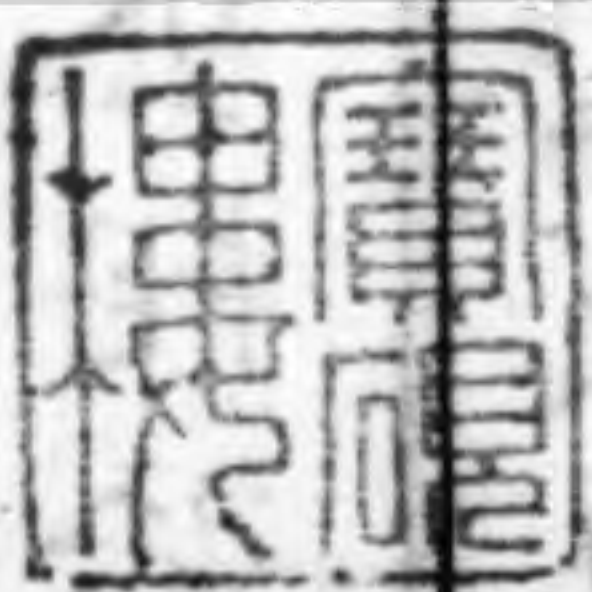
紹興元年二月丙戌詔以多難未弭人才為急其復秘書省

置官屬當是時高宗方馬上治天下乃肇復文館收召名勝

儲以待用君子是以知中興之必可冀也時范丞相宗尹實當

國而秦丞相檜初拜參知政事逮十年春秦雖專國柄然以與

聞初議猶未敢進非其人維永嘉張忠簡公以端醇備潔用給



事禁中待聘薦召對召試入省凡五年同僚或自臺察驟用或由著作為左右史其下亦不失尚書郎而相國兄梓子燔又相繼為之長他人附麗不暇公獨介然其間秦知公久次喜論事一日微諷公謂當入臺公迎拒之坐是報罷閑廢十有五年了無愠色秦薨公亦不求知於人二十九年始以御史臺薦為檢法官班序更出正字下恂、百僚底人為公大息會對便殿論事鯁挺擢吏部員外郎壽皇初開建王府高選講讀官朝論舉屬公遂改祠部郎中兼贊讀而直講則史丞相浩也三十二年六月己巳為皇太子升少宗正兼右諭德俄內禪攝貳

冬卿未幾直議大用公雍容從臣之末泊如也隆興初元落權守歲中進長本部上方銳意恢復而在廷議論不一公每陳正心誠意脩政事攘夷狄之說上亦虛懷聽納每事咨訪使公少卑之執政可立致會江淮都督府結局和議已成公堅求去上不能奪自壯至老大節益如坎可謂始終全德矣公諱闡字大猷温州永嘉縣人曾祖恭祖稹父贈中奉大夫忱皆積善樂施公幼夢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中奉異之力勉公學未冠由舍選貢京師中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掾兼治右獄州將欲戮土豪付公鞠之公謂罪不至死卒請如律人嘉其

有守建炎登極循修職卽丁父憂紹興改元免喪以從政卽
為處州學教授叅政李公回帥江西辟置幕中四年叅政席
公益帥湖南又辟公幹辦公事洞庭群盜熾張公畫策造戰擢
訓水軍賊勢以衰諸司交薦改秩吏部引歲月失通理沮之公
求監南嶽廟以歸連教授鄂州台州既賜對首言金人歸我
關中願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次論監司郡守舉官之弊又乞
嚴禁過采濟江浙水患皆契上意命試學士院遂除秘書省
正字輪對論三事其一請廣人才任將相練士卒則徽宗梓宮
可還未母后未淵聖可歸母專屈已和我使權不在我二曰臣

比自溫歷處婺浹旬再值雨雹麥秀者偃桑萌者落蓋恐懼脩
省以召和氣其三論官冗曰兵火後縣不滿千戶設官乃十餘
人州不滿萬戶而官至百餘人場務及兵官率十員無學校而
置教官無軍士而置將領駐泊鈐鑕之屬及員外置者不在焉
昔漢光武併省四百餘縣吏負十置其之唐憲宗用李吉甫書
省冗員八百吏千四百漢唐中興宜以為法上獎諭曰非卿
不聞此在職滿歲改在宣教卽十二年遷校書卽兼益王府教
授公自以諸才之地無力可陳惟國家大利害可因事納忠時
諸大將恃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于外而禁衛卑寡公

上疏極論之厥後稍進退諸將召諸道兵補三衙闕額往、符
公言明年以秘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請通好高麗西夏訶北
虜之勢明詔大臣廣求人才上皆嘉納又明年 駕幸秘書新
省例選一官自是免去踰年主管台州崇道觀秩滿添差通判
泉州代改衢州未上省罷二十五年冬 上躬攬萬幾起提舉
兩浙路市舶居二年乃為臺屬升郎闈入王府稍嚮于用三十
一年四月御批雨傷蠶麥盜賊間發令侍從臺諫條具消弭之
術公適輪對謂講和以來竭民力奉驕虜人不堪命強遣中原
歸正人怨恨日深監司郡守不按發貪贓州縣被害族積欠有

名無實二稅先期追擾商賈若於重征能革教弊災異消盜賊
弭矣又言元顏亮種積粟聚兵意在南寇乞守要害防海道巴
蜀淮襄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 上曰卿言深中時病
惟遣歸正人誓書所載卿未知爾已而亮果遣使持嫚書來

朝廷始為戰守備略如公策八月遷將作監是冬虜騎臨汝公
因轉對請增沿江戍兵大脩諸郡之備濟師京西淮東牽制虜
軍明年夏進宗正少卿 壽皇登極擢權工部侍郎兼侍講賜
服金紫以隨龍恩遷七官遂轉左通議大夫入謝言諸將以敗
為捷冒受爵秩諸州廂禁軍因 覃霈鼓譟希厚賞不可不正

其罪 上為次第施行虜亮死新主復求和朝廷議再遣使詔
略曰敵人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邊患未已納中原歸正
之人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其詳議
以聞公言選將練兵名分可正江淮授田遺民可招疊 數百
言是冬詔禮侍從臺諫條具時務公上十事一曰強國勢二曰
革苟且三曰重臺諫四曰明賞罰五曰信號令六曰抑奔競七
曰嚴軍政八曰戢貪吏九曰節用財十曰禁科歛當是時應詔
數十人惟公與國子司業王十朋特陳實事斥言權幸無所回
隱明日 上召兩人對內殿大加稱賞賜酒者再面授 御書

各一軸隆興元年正月真拜工部侍郎公奏臣去冬乞守禦兩
淮 陛下謂立春行之夏秋當畢備今其時矣面陳三策移都
督府於維揚增備淮上城郭優恤上水寨民兵及死事之家以
勸來者 上曰今江淮事盡付張浚 朕倚之為長城會督府
請受肅騎等降 上召問公公疾不能入奏請受其降俄報王
師收復靈壁虹縣公慮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深入無援奏乞監
兵殿後已而王師果失利衆論遂歸罪於戰公奏 陛下出師
受降是也諸將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失安可遽沮銳氣
上命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親札勞張公軍聲復振時數易

臺諫公力言之會太白晝見詔近臣條關政公謂比年災異數見去秋七月温台颶風壞廬舍以萬計二浙飛蝗蔽野今歲夏秋雨淫水溢米直閑湧大陽薄蝕星緯復爾當思應以實不以末乃者言諾輕易出令不謹君子未進小人未退給札候弊政而無所更革減否監司守臣而無所升黜交具如此致變固宜至如近則荆襄江淮守禦缺然遠則蜀道連歲出師凋瘵已甚陛下方馳騁毬馬日引狼子野心之人周旋禁禦垂象安得不再三示警耶疏入上召公論以擊毬非朕所好邊陲未靖欲使習鞍馬耳公因言真宗仁宗增置諫員今纔一二人非

所以廣聰明上曰臺諫好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公曰唐德宗疑姜公輔為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為鑒上再三嘉獎虜復求成同上與公議公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上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上又記公賣直之語謂胡銓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非耳公曰聖度當如天柰何與臣下爭名上欣然曰卿言是也頃之除樞工部尚書兼侍讀十一月宰制奏今秋全國副元帥紇石列志寧以書論通好朝廷遣使臣盧仰賢報之所論三大事正國書歲賂如數皆定不疑惟唐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

淵通問而衆言紛紛不已乞以常和兵否遣使與否禮教後
先土疆取與大詢侍從臺諫擇其善者從之詔於後省限一
日集議於是吏部尚書凌景夏戶部尚書韓仲通樞吏部侍郎
余時言刑部侍郎路彬同一議禮部侍郎黃中兵部侍郎金安
卽同一議侍御史周操名正言陳良翰為一議給事中錢周材
起居舍人馬騏為一議起居郎朝銓監察御史尹穡閻安中各
自言之其說人人不同公獨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諫論先定
乃可遣使今彼為客我為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殘酷虐吾
民觀虜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肆之初上用真宗故
事命經筵官二員通宿學士院朝夕宣召商榷古今諮訪政事
公入對尤數知無不言屢補疾丐閑上曰朕所以知外事皆
賴尚書相從久思言去耶二月四月公請益力上不得已除
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陞辭上問所欲言公
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讐棄四郡失中原心遣歸正人傷忠義
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上曰
卿姑暫還卿秋涼復召卿矣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公既退賦
詩云八請犯天顏今朝出漢闕渾如倦飛鳥日暮傍巢還到家
踰月而病以龍圖閣學士左通奉大夫致仕七月二十六日薨

訃聞特贈端明殿學士恩數視簽書樞密院賻銀絹二百疋兩
享年七十有四乾道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葬本縣建牙鄉瞿溪
之原中奉公墓側初公素樂其山水將歸老焉葬從公志也淳
熙十年特賜謚忠簡累贈少師娶盧氏先公八年卒贈越國夫
人四子伯桂國學生早死仲梓朝奉大夫新知通州叔椿朝散
大夫江西轉運判官季樗朝請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
一女嫁奉議郎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盧珉孫煥承議郎新權
通判平江府燁宣義郎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燭通仕
郎燧承奉郎新監建康府戶部大軍庫門熈文林郎新福州羅
源縣主簿餘未命名孫女二人迪功郎新監行在省倉中界吳
瑾從事郎新臨江軍判官潘檜其壻也曾孫垓備職郎新福州
長溪縣主簿次尚幼公莊重出於天性誠信濟以學力在王邸
讀資治通鑑至脩身治國必反復誦說壽皇每嘉納暇日
賜札和詩息意綢繆人謂公必輔初政而公歸志浩然善類迄
今以為恨平生行事悉筆于冊五十餘年不少廢文体粹然詩
尤清遠鄉人子弟多求公紀其父兄行實諸子類成文集若干
卷潘印聖德事迹十卷經筵講義故事若干篇奏議若干卷
並藏于家公之為臺法也某與館職間遇公朝士之家公徑趨

下坐客頗不安予謂公即秘書越二十年乃館中先進當序齒如例衆以為允公初貳冬官某忝起居即追班從駕密踵公武情好享洽今轉運君以書來誌云先君道同志合惟王公十朋胡忠簡公銓王公嘗為行狀許志墓而不果胡公亦下世成遺志者惟執事耳某不敢辭乃為銘曰

煌又精金

百鍊不變

矯又勁松

歲寒乃見

有美張公

積善自躬

正直請共

一其初終

紹興盛際

公在館閣

尊厥德性

耻受人壽

龍躍于淵

翼之天飛

政踞砥如

公背而馳

上知公誠

士服公識

信道而行

何徇何激

官非不崇

壽非不隆

用有未盡

人思無窮

三溪釣徒

公昔自謂

樂哉斯丘

尚慝公志

資政殿大學士

贈銀青光祿大夫

范公成大

神道碑

慶元元年

吳郡范氏自文正公起孤童事

仁宗皇帝當慶曆癸未入

大政後百三十有六年公復參

孝宗皇帝政事雖譜牒不通

俱望高平派南陽之順陽蓋鳴夷子苗裔也今為郡之吳縣人

公諱成大字至能曾祖澤贈太子少保妣昌元郡夫人夏氏祖

師尹贈太子少傅妣成安郡夫人陸氏咸陵郡夫人蔣氏考雱
 終左奉諫郎祕書郎贈少師母秦國夫人蔡氏蒲陽忠惠公之
 孫而潞忠烈公外孫也公在懷抱已識屏間字少師力教之年
 十二徧讀經史十四能文詞是歲秦國薨明年少師薨公孺然
 哀慕十年不出竭力嫁二妹無科舉意欲買山無貲取唐人只
 在此山中之語自號此山居士又慕元魯山為人一字幼元先
 友御史王公彥光勉之曰子之先君期辦祿仕志可違乎因課
 以舉業遂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調徽州司戶參軍歷三守
 李植潘莘洪文惠公李御下嚴獨霽威待公會遷提點坑冶辟
 公幹辦公事不就潘格郊赦不弛諸軍糧欠衆多紛將校告
 急植公一徑為免符白守行之乃定洪公博洽精明每以訟牒
 付公必問一牒幾人姓名云何公由此究心熟吏事洪公喜日
 與公商榷今古常曰吾視君齒必至兩地其自愛用舉主陞從
 事即三十二年入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堂吏旬藥不獲以
 朝旨下所隸太府覓細故杖吏送憾公白戶部侍郎汪公應辰
 杖太府吏已能大其官矣壽皇受禪命宰臣編類高宗聖
 政隆興元年四月以公為檢討官又兼勅令所迂世局務無備
 書者人以公為宜詔百官條時弊公舉十事極論文其非所

國經... 卷之二十一

以為國執政奇之十二年四月除樞密院編脩官居數月自以
銓格改左宣教即時館職定負有人詔公與王衡候闕召試十
二月鄭升之不試先除牽聯併除公秘書省正字公不可必策
而後就軋道元年三月升校書郎六月兼國史院編脩官十一
月遷著作佐郎二年二月除尚書吏部員外郎言者以不先攝
為超遷宰相曰著廷間擢左史右顧不可為郎耶九月言者罷
乃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年十二月起知處州陸對論力之所
及有三一曰日力寸陰是也二曰國力資用是也三曰人力思
慮智術所及者是也三者有限今盡以虛文耗之公前應詔

上封及試策反復論此至是方見上力以為言上曰卿能
激昂如此朕當行之四年八月至郡松陽民爭役公曉之曰吾
聞東陽縣有率錢助役者前婺守吳侯表之為易鄉名揭碑褒
勸爾與之隣獨無愧乎民既感謝則推廣其制論鄉人視貧富
輸金買田擇信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
許自第名次有司勿預數月間人皆樂從一縣二十五都悉以
辦告甲乙相推遠至二十年諸邑爭徇之處多山田梁天監中
詹南二司馬作通濟堰于松陽遂昌之間激溪水四十里外溉
田二十萬畝溪遠田高堰壞已五十年公尋故迹議伐大水橫

壅溪流度水與田平即循溪疊石岸引水行其中置四十九閘以節啟閉上用原足乃及其中次及其下而堰可復議定官為雇工運石命其僇食利戶各發丁壯分畫界至以五年正月同日興工四月而成水大至如初議適公被召躬往勞工父老驩呼曰堰成公忍去我耶公曰吾能經始安能保其無壞為立詹南廟作堰規刻石廟中畫給左右山林為脩堰備至今蒙其利公入對因及義役上大喜頌其法諸諾公曰此可助法非以為法顧守令行之何如耳初上命宰相陳正獻公擇文士掌內制正獻薦知遂寧府張震及公至是上曰卿文學詞翰宜

直禁林公懲前遷即致謗懇辭退復告執政會上目疾不御朝夕之內殿奏事上首及公除目正獻道公意上曰不專在內制正要士人宿直備顧問乃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上令吏加清職遂兼國史院編脩官會從先成象為工部郎官公援故事乞班其下從之內直數宣對嘗諭公朕治心養性以求知道公曰知道莫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其靜而聖存心養性是也動而王治天下國家是也漢唐之君功業固有之道統則無傳焉上嘉獎數四十二月擢起居舍人兼侍講直前謝上曰卿閱深博約故有此除又兼實錄院檢討官公奏

獄案淹延當貸者多瘦死乞嚴程限於是自三省至大理皆定經由之日公先嘗論二浙丁錢至是詔遞減之乾遂令以絹計贓估價頗經論罪過重公奏承平時絹足不及千錢而估價過倍紹興三年遞增五分為錢三千只絹益貴當倍時直上驚曰是陷民深文也遂增為四千而刑輕矣後又奏勤政而不省其成否其治雖多何益古者君臣相戒既曰率作興事又曰屢省乃成二典之治如斯而已上喜曰卿言切治道已退復招

公曰為朕尋繹經傳與此論協者條上公即摘取書易左傳國語孟荀茅書上之初大臣與上謀移侍衛馬軍屯金陵示將

進取先遣使請

祖宗陵寢河南故地又隆興再請和名體雖

正失定受書之禮

上常悔之六年五月遷公起居即假資政

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觀使兼侍讀丹陽郡開國公充金

國祈請國信使為二事也

上語公曰朕以卿氣宇不群親加

選擇聞外議恣官屬皆憚行有諸公曰無故遣泛使近於求

譽不戮則執臣已立後仍區處家事為不還計心甚安之上

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噫雪餐種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負

卿耳國書專求陵寢而命公自及受書事公乞併載書中朝

廷不從公遂行虜遣吏部郎中田彥皋侍御史元顏溫送客考

臯文儒深敬慕公至求中憤劾之抵燕山公知虜法嚴附請不
可達密草奏具言他日北使至欲令親王受書其詞云懷之入
覲初跪進國書陳誼忼慨虜君臣方傾聽公隨奏曰兩朝既為
叔姪而受書之禮未稱昨嘗附元顏仲李君川等口陳久未得
報臣有奏劄在此措笏出而執之金主大駭厲聲謂其宣徽副
使韓綱曰有請當語館伴此豈獻書啟處耶自來使者未嘗敢
爾連呼綽起綱皇恐以笏來綽公不為動甫奏云奏不達歸
必死寧死於此金主款起左右掖之坐又厲聲云教拜了去綱
復以笏抑公拜公跪如故金主曰何不拜公曰此奏得達當下
殿百拜以謝金主乃令納館伴處公即袖下殿望殿上臣僚往
來紛然後聞太子欲殺公其兄越王不可而止頃之引見如常
儀既歸館伴果宣旨取奏去是日綱押宴謂公早來殿上甚忠
勤皇帝嘉歎云可以激勵兩朝臣子後數日朝辭金主令其
臣傳諭云盟好已定汝國乃以帛書密與夏國任德敬結約此
何理也公答以界外姦細偽為之俄館伴持蜀中蠟書來指印
文示公曰御寶可偽况印乎德敬者夏王外祖號任令公再
世用事歆慕其國事敗族誅而四川宣撫司嘗與通問為夏人
所獲致之虜廷云十月公還金主答書有曰抑聞附請之辭歆

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不從。上於是知公竭節盡忠獎
勞之餘有終始保全語除中書舍人同脩國史及實錄院同脩
撰賜紫章服副使以下皆遷兩官惟公不預蓋大臣不樂公嘗
言其輕信西夏也。上勵精政事患風俗委靡書崔寔政論賜
輔臣公講禮記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上曰此成湯祝網
意也公遂奏德莫大於好生。陛下得之矣乃者。御書政諭
意在飭紀綱振積弊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
平乃酷也。上大喜曰卿知言閔臨安已觀望行事矣講退侍
講張君柅謂公深得納約自牖之義右史莫君濟曰常書之記
生後數日公進故事復申其說自公使北狂生。上書迎合恢
復事補官十餘人公奏倖門不可開繼此臣必激奏。上曰誠
然書已滿屋朕皆弗省公每事正裒大類率此七年以知閤門
事兼樞密都承旨張說簽書院事公當制知空言不可回明日
袖詞頭納。上前且曰閤門官日。引理一旦驟寘二府正如
州郡以典謁吏為倖貳現聽謂何明日說罷後月餘公求去
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納言聽諫乃欲去耶公自是數有
繳奏會召宋旣公又論之章不下尋除集英殿脩撰知靜江府
廣西經略安撫使明年春說竟拜簽樞九年公始起鎮廣西荒

遠窘匱承平時仰湖南北及封樁錢七十餘萬緡禪歲計此外
進恃鹽貨其法屢變大要官般馬便建炎後中原士族富家避
地輻湊嘗一行客販其後客皆北歸遘道歲給亦停稍許折苗
招糴旋以病民而罷諸郡專藉運鹽之利漕司取十六以其四
充郡計已復盡取之於是屬州有增價抑配之弊詔復行鈔鹽
漕司拘鈔錢均給所部而錢不時至守令束手無措極邊如邕
州至經年無吏俸禁軍逃亡不補公入境曰利害有大於此乎
日夜討論連奏疏數千言大略謂法久或弊揅之在人誠能數
漕司強取之數以寬郡縣則科抑可禁不在改法上亟從之後
數年廣州一鹽商上書乞復客販吏部侍郎詹君儂之以為然
宰相入其說請下詔示必行大出朝廷錢銀助之人多以為
非屢下有司議皆謂公前疏不可易久之卒如其舊交趾間進
馴象紹興二十六年有大僚為帥自詣驛禮其使至是遣尹子
思來公曰吾經略諸蠻陪臣安得亢禮受其庭參而犒之遂為
定制舊法馬以四赤三寸為限詔加至四寸已上公謂互市四
十年不宜驟改論奏再三仍條馬政革弊事皆報可有沿邊巡
檢常恭者誘南丹酋莫廷甚開踞市馬直達帥司以自為功張
說猶在樞庭引恭見上詔委李宗彥措置馬事公奏南丹越宜

州以非法今併舍帥司邊防壞矣疏恭罪惡密遣人擒以歸會
說去位流恭江州公以溪洞僞人出沒不時請選官團結省民
毋得外交寇至勿俟官兵徑禦之次及然僞在省地者亦為保
伍明開博易之詔毋得私易又遣人深入蠻境諭以約束自是
無敢犯法興安縣界劫盜傷人公密設方略掩捕適中秋同諸
司泛舟賞月命取大卮酌酒置案間提刑鄭丙問故公咲曰欲
飲至爾俄岸上譟謀乃將官沙世堅執賊首來即以卮酒飲之
諸司駭服瘴鄉多旅柩公擇城北坑治故墟為冢瘞之揭名氏
於傍微者別為二太冢凡仕族落南使自言給歸資至今以為
法淳熙元年十月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稍鑿
夔峽山詔以避湍險人以為便會復置宣撫使以命樞臣改公
成都詔制置使未幾廢宣撫司公復專四詔之寄初及境疏言
吐蕃南詔昔為唐患今幸瓜分西南無警二百年近者雅州碉
門蠻入寇欺官軍乾道九年吐蕃青羗兩犯黎州而奴兒結蕃
列等尤桀黠輕視中國臣當內教將兵外脩堡寨仍講明寨丁
教閱團結之法使人自為戰三者非財不可上手札獎勵賜度
牒錢四十萬緡公日夜閱士製器甲督邊郡次第行之時摘兵
赴帥司按其精粗以黎為要地奏置詔分都監增五寨藉少壯

五千為戰兵經理歲餘凡吐蕃擾邊徑路十有八悉築堡置成
奴兒結借諸部兵二千扣安靜寨公發飛山軍千人赴之料其
三日必遁戒勿與爭已而果然有白水寨將王文才私娶蠻女
常導之寇邊公重賞檄群蠻使相疑貳俄蕃牙擒文才以獻公
命即黎州教場斬之兵威大震於是專意恤民矣初蜀之財用
止以贍蜀自屯大兵始竭民力公私俱困公略計成都在城建
炎三年酒課歲總四萬緡有畸從增十倍縣鎮酒稅場店民戶
買撲課利總十五萬有畸後累至四十萬它郡可知即具以聞
詔歲減四十八萬緡公隨額重輕躬為裁定蜀人呼舞即寺
觀為感息祝 聖道場公復言和糴之害凡西兵十歲萬用米
一百四十七萬斛兌買省計及營田之外開五十二萬斛括與
元階成西和鳳文龍等州民戶家業而均科之每石予錢引四
道有半其二分析茶實給三引耗費斛面不與焉 詔興總領
李繁密計本所饋遺乾沒歲約百萬隱而不言獨奏乞 朝廷
降本招糴執政怒 詔公劾繁違制不同議公遣人語繁、感
懼始出羨數是遂歲以北錢所在招糴其後 上疑歲歉或妨
關公謂朕不得已權科一年歲豐如故不猶愈於常擾民乎
上曰善令每歲降昔渾而科糴遂止文州蕃部間擾邊公奏乞

預為文告岷強者討擊之善良者撫摩之使知畏慕不可專示
弱哲悔上以公深知事體即日施行蜀用陝西舊法料簡強
壯民丁三萬寓之於農號曰義士以待緩急歲久監司郡守多
雜役之都統司又令守閔隘烽燧且乞與大軍更戍公力言其
不可詔遵舊法諸詔提刑歲俟朝命踈決詔到率以秋公謂五
月舉行解試取士以四月五日鎖院後十日引試公請避盛暑
遞先一月皆著為令高宗慶壽赦舉引年致仕而才力不衰
者公奏名士樊漢廣年五十九孫松壽六十六先已納祿尤宜
旌異詔令赴闕二人俱不至遂除職賜服蜀士歸心焉凡人
才可用者公悉羅致幕下用其所長不以小節拘之其傑然者
則露章以薦往光顯于朝或至二府三年春公大病求歸
上令先進敷文閣直學士明日乃下召命公列上兵民十五
事上曰范某已病尚為國遠慮可趣其來公疾愈而行送客
數百里不忍別後公謝病吳門往來者伺候謁舍或經月必一
見乃去其得士心如此十一月入對除樞禮部尚書賜上方
珍劑五年正月知貢舉閣院侍御史奉詔啟封吏承例牒拆
號官而不云何官御史疑薄已有後言公尋兼直學士院四月
以中大夫叅知政事又樞監脩國史日曆總兩月前御史亟論

公、即出門明日宣押奏事引咎而已。上曰朕不忘卿教訊至卿家矣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公請以今官奉祠。詔如所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九月果有使來傳。詔撫問密賜累珠金鼎金合寶實香其中六年二月魏王薨於明州起公代之兼沿海制置使公未復職過闕依前執政例中使郊勞賜銀合茶藥仍許服毳文帶特御後殿引見賜茶。上曰蜀人思卿如慈親故付海以卿道公奏張津伯圭魏王皆國懿親時節奉海物於兩宮臣外朝臣也不敢効尤上命停貢而罷進奉局又乞權閣魏王移用諸司錢數萬緡寬民力。詔除之七年二月除端

明殿學士三月改帥江東兼行宮留守奏事畢。陛辭詔明日

辭選德殿近例賜宰執酒止傳觴至是特設几開宴酒三行命侍行過西小軒曰此朕清坐處也再生。上曰勸卿一盃且有

以為侑公飲訖二內侍捧鱸素來上有石湖二大字。御墨尚濕公拜賜奉觴進謝上為滿引復袖。御書蘇軾詩一軸以賜

自未至酉乃罷石湖在平江盤門西南十里蓋太湖之派范蠡所泛入五湖者始吳夫差築姑蘇前后臺相距半里為城三重

宴遊忘歸其前有溪今踈越來溪勾踐由此攻吳瀕溪築城與吳人夾水相持遺址儼然公隨高下為亭觀植花竹蓮芰湖山

勝絕繪圖以傳至是携宸奎過家刻之四月開府金陵適歲旱
公招狹商賈捐閣夏稅請于上得軍儲二十萬石振飢民苗
額十七萬斛是年觸三之二而五邑受粟總四萬五千四百餘
戶無流徙者盜發柴溝去城二十里又劫江賊徐五稱靜江大
將軍公皆設策捕獲在鎮二年以餘財代輸下戶秋苗及丁錢
一年化年公以積勤浸苦頭眩自夏徂秋五上章求閑上不
得以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霄里居七年十六年十一月起知
福州引疾固辭詔令奏事又辭上先遣醫官張廣卿傳旨
灼艾既對勞公曰卿南至桂廣北使幽燕西入巴蜀東薄鄞海
可謂賢勞宜其多疾袖丹砂以賜時皇太子參決庶務公得
見東宮坐論治道移時太子諭公不敢遐逸曰惟讀書作字公
曰石湖已拜宸翰有壽櫟堂願得坐書太子欣然曰是莊
子櫟社事耶公既出閣上復賜藥甚厚至家又遣使賜御
書蘇轍詩二首曰太子亦送壽櫟堂三大字俄壽皇內禪公
行至婺州以腹疾力請奉祠從之壽康皇帝初政特詔求言
公疏乞述重華以廣孝治執仁術以守家法堅國體以定規
舉節經費以蘇民力精覘謀以應事務審選任以求將材脩堡
障以固西南議益筭以安二廣嚴錢禁以權官會廣屯田以實

邊儲皆當世要務紹熙三年加資政殿大學士知太平州公辭
數四優詔不允下車踰月幼女將有行而逝公追悼切至遂謂
納祿復得洞霄而歸先以石湖稍遠不能日涉即城居之南別
營一圃閱杜光庭神仙傳記胡六子自崑山風海至范家村遇
陶朱公事大喜曰此吾里吾宗故事不可失也題曰范村刻
兩朝賜書於堂上榜曰重奎其北又葺古桃花塢往來其間四
年九月公疾病語門人曰吾本不待年告老今不濟矣亟為我
剡奏詔下而公以是年五月薨積官至通議大夫爵自吳縣
開國男累封吳郡公食邑三千二百戶實封一百戶享年六十
有八遺奏聞贈銀青光祿大夫自公曾祖葬吳縣至德鄉上沙
之赤山少師嘗戒子姪它日葬我母遠先塋後葬稍南小丘公
嘗營壽藏百步間以十二月十三日歸窆妻和義郡夫人魏氏
前公幾月薨全是祔焉夫人承直即信臣女紹興參政知事敏
肅公之猶子敏肅知公深一見以遠大期之二子承務即茲
承奉即女長適從事郎新監行在車輅院張蒙次封孺人即沒
於當塗者公天性孝友少事工部如嚴師愛二弟教而撫也待
成績尤至今為朝請郎通判建康府成已前卒郊息官群從弟
姪五人歷典名藩所至禮賢下士仁民愛物凡可興利除害不

顧難易必為之樂善不厭於同僚舊交喜道其所長不欲聞人
過去思遺愛所桂歌舞之公天資俊民輔以博學文章贍麗清
逸自成一家尤工詩大篇短章傳播四方初做王筠一官一集
後自哀次為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別著吳門志五十卷使北
有攬轡錄入粵有駉鸞錄桂海虞衡志出蜀有吳船錄各一卷
公燕氏州自出故書法兼真行草之妙人爭藏之 壽皇尤愛
賞相與極論古今翰墨教被賜予因虜使為館伴王侍郎拒詳
言公奉使時事益簡 上心以公羸疾賜藥無虛歲至口授導
引脩養秘訣親厚非群臣比輔政既日淺每出鎮輒以病免故
雖大用而未盡議者惜焉某與公齊年御史王公予外舅也以
是與公善壬辰春自春官去朝過平江遊城西諸山公訪余靈
岩同宿石湖望夜小舟共載湖心風露浩然嘗有六十掛冠之
約其後或同朝或相遇于外每以未踐言為恨今公云亡二子
以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龔願正行狀來請銘其敢以老諄辭銘

曰

應龍將翔

瀚以雲霧

聖君勃興

賚以丞輔

伊昔重華

治謹厥典

洵美范公

心期致主

皇初好文

公筆燕許

皇念典學

公業馬褚

皇咨專對 公節騫武 皇命征鎮 公敵方虎

他人偏長 公力交舉 經營四方 不遑啟處

衮職有關 帝命公補 總六決旬 誰實公沮

豈無藩維 每以疾阻 時非不逢 施迄未普

刻銘田墟 尚詔終古

平園續稟卷第二十一終

平園續稟卷第二十二 周益文忠公集六十二

神道碑二

中散大夫賜紫金魚袋周公樞神道碑

公諱樞字仲應姓周氏世為濟南臨邑人自公高祖徙家縣之

曲堤曾祖登大理寺丞贈通議大夫祖點治平四年進士終左

朝諫大夫贈通議大夫父淵右通直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公少

穎悟長於經術入太學嘗與太常丞吳棫同舍棫以憂去舉蔭

鑰付公曰有用任君啓之比吳免喪封識如故母趙氏淮安

懿王之姪孫以 郊恩奏公承節即連于內外艱躬負土營葬

服除試換迪功郎調單州刑曹數與守爭疑獄請康二年州幕僚屬奉表勸進三康王往、移疾公獨請行建炎初檄趣浙綱運展轉兵間至山陽值劇賊攻城即就委分守禦卒以無虞士民德之請公行郡事公引劔誓不可乃止、單恩循脩職即改太平州獄掾疏理繫囚時其藥餌三年無虞死者以從政即監臨安府都稅陳府尹才之命攝錢塘縣時北邊罷兵營繕日興錢塘當治郊壇籍田祕書省不勞而辦賞循承即緋司交薦紹興十六年改右宣教郎知常州宜興水久之易宰平江之常熟治劇沛然若有餘力十九年 郊恩賜緋魚袋轉通直郎知紹

興府上虞縣積勞遷朝奉郎俄監鎮江府權貨務都茶場累賞轉朝請大夫通判建康府帥方侍郎滋史侍郎正志舉府事委公轉運韓尚書元吉趙少卿彥端選公權知廣德軍乾道三年也最後兼丞相衡總領財賦以公名聞召赴都堂審察擢知撫州奏事稱旨會臣僚言郡守年七十者與宮觀三省類十一人姓名以進 詔特留三人公與李衡柳楹也侍御史李處全又薦公風力可治煩於是改知吉州年賜服金紫吉大州事十倍他郡公處之整暇適二漕不成甲將以治辨薦公乙怒反加摠撫公乃求主管台州崇道觀而去起為沿海制置司叅議官叅

政范公成大守四明雅器公軍事多咨焉秩滿主管武夷山冲
佑觀遂致其仕疊遇 德壽宮慶壽恩轉中散大夫公之守吉
也某自禮部侍郎奉祠歸里公年七十有五每燕集達旦無倦
色予猶未五十莫能陪也其後十五年公年九十携其兒孫訪
予於相府飲食笑語如初寓居秀州海鹽縣既歸值夏秋暑甚
得瘡痛疾慙衣危坐而逝實淳熙十四年十一月四日公詳練
通敏外和而內有守不可干以私善筆札喜談論隆親急故無
不得其懽心娶安陽王氏封宜人供備庫使知息州贈少師諱
復之孫朝請夫夫開封府司刑曹事諱覲之季女而某先妣秦
國夫人同堂妹也勤儉有容德歸公五十四年內助為多先八
年卒公因卜地於縣之永安湖西石悅山葬焉至是乃同穴蓋
明年二月六日也二子迪功郎湖州司理參軍大年前卒季子
從事郎徽州歙縣主簿億年廉謹世其家二女長適張調再適
文林郎福州錄事參軍俞世昌次適鄉貢進士木壘孫男六人
升南華學順正師中鼎新允吉女六人曾孫男四人女二人億
年數來請銘不得而辭銘曰 惟公之德非民所傳 惟公之德
儒雅提其身公勤達于政不以才能加諸人不以嗜慾伐其
性一謙有終吉五福考終命之二者於公信而有證矣

中大夫贈特進蔡公仲神道碑 紹熙二年

仁宗朝蔡忠惠公昌言直道文章政事廷臣鮮出其右當是時
由侍從登二府者非歷言殆則入翰林非尹開封則領三司四
者公徧為之垂大用而仁宗上僂犒軍脊子脩奉昭陵橫費錯
出公處之益間暇中外歎服會間言請去未幾即世士大夫至
今以為恨其葬也惟幼子是在仕至宣義郎開封府工曹贈少
傅先娶賈氏翰林侍讀學士黯之女追封吳國夫人再娶潞國
文忠烈公之女追封越國夫人是生三子長直就圖閣佃次徽
猷閣待制佃季特進也諱伸字伸道三歲而孤鞠於文氏稍長
與待制從龍圖受業名聲日昭號時三蔡釋褐將仕郎辟雍正
出為京東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入太學辟雍皆為博士銓法
改宣德郎調知濰州北海縣徙江淮發運司幹當公事通判徐
州禁卒謀夜半舉火作亂公微聞之部分他營密為之備仍戒
譙樓故緩更籌戊夜方擊三鼓卒舉火則黎明既愆期衆無應
者相率逃去追捕盡擒之微公一郡殆矣會北虜陷汴都康王
開大元帥府公上謁金門軍遂番幕下王即位巡淮甸及南渡公
皆從行為頓遞官教被嘉獎命為張循王神武右軍叅贊軍事
出奇應變與有戰多滅方張守忠轉掠江浙間公招以書皆來

降蓋公嘗挺身入賊壘開心見誠人故信之知楚州趙立公倅
徐時部曲也自詭專治兵以郡印遜公朝廷命公通判州事公
力辭改通判真州冬大雪火焚千餘家老稚啼號填道公處以
官舍寺觀又發常平米振給守不可公自任責上書待罪詔釋
之擢知滁州真民挽留曰非吾父吾屬死矣至滁幾年秦丞相
當國知公與舊相趙忠簡公副樞王敏節公厚罷郡主管台州
崇道觀紹興九年北虜歸我河南起知徐州公受命亟行虜尋
渝盟改知德安府又改和州再求祠以歸久之為浙東安撫使
司叅謀官秩滿復提舉崇道觀公負文武器略善騎射力挽二
石弓見謂時才而事機不契退居常州浮湛里閭四奉外祠未
始以窮達介意喜為歌詩字畫得家法性通音律每與賓客酒
酣慷慨浩歌長嘯遂至老軀財重義濟人之急家無餘貲遇
大禮官伯氏二孫載咸報教育之德人益賢之二十六年十月
庚寅以疾卒明年正月壬辰葬武進縣懷德南鄉潭墅之原享
年六十有九積官左中大夫賜服金紫爵建寧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累贈特進娶刑部侍郎商守拙之女追封濟南郡夫人
四子長滿承事郎通判鎮江府後公二十年卒次沆試戶部尚
書又後四年卒次沆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次湜承直郎新貴

州軍事推官六女武翼郎知楚州辛堅之從政郎徽州黟縣令
祖嗣昌通直郎知明州奉化縣向士邁朝奉大夫知潮州潘淵
明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張克成進士劉澂其壻也孫九人
戡今為中大夫充右文殿脩撰知隆興府戡朝奉大夫通判潭
州幾承議郎知臨安府富陽縣戡承事郎戡奉議郎新兩浙轉
運司幹辦公事戡戎未仕武戡早卒曾孫十人康文林郎監建
康府提領戶部贍軍酒庫庸承事郎新監淮西總領所惠民局
唐承事郎新監鎮江府大軍倉廉將仕郎庚薦庚餘未名按察
氏世家興化軍之仙遊縣自公曾祖贈刑部侍郎琇而上隱居
不耀忠惠公拔起田間未冠擢甲科其弟高亦中景祐進士第
不幸早世歐陽文忠公銘而悲之逮崇寧二年就圖廷試第一
宰相京舊通譜牒請降第二大觀三年政和五年待制與公相
繼登科自以家世名儒而龍圖及從元祐諸公遊恥附宗衮常
遠絕之因星變疏宰相非其人坐責監當其後秦丞相與公有
同舍同年之好復不肯曲意干進秦薨而公亦病矣高宗一日
與知臨安府舊人問公安在疑以公病棘奏上嗟惜久之其三
世隱顯本來如此蓋忠惠公蓄德薰後施及諸孫暨公善積慶
餘克有良子歷官八坐被遇孝宗追謚曾門宣振幽光再傳至

右文優踐世科出入三朝由戶部侍郎分鎮江西蔡氏之興殆未艾也公既沒四十年而墓道之碑未刻右文君以予周行舊交使來請銘乃為銘曰先正忠公諱某字某公之諱某也其天之于人必報施可必也凡後之昌亦繇身之誥也惟忠惠公愛國當用而抑入生肆其三孫公競爽鼎立

胡寧家食

遺子若孫

取豐積入財勿替引之

不幸早歿圖閣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程公大誥神道碑慶元

二年

故吏部尚書程公以龍圖閣學士就第踰年而卒其子準等持

兵部侍郎楊公大澧所狀行實屬某以銘予與公同年進士數

嘗同僚厚我莫如公知公莫如我其何敢辭恭惟孝宗皇帝聖

學高妙屬精政事尤有知人之明惟公歷兩省六曹以該洽直

諒見知相與論道統評政體在廷少比公亦忘身徇國思為朝

廷植悠久之計其在外則心乎愛民長慮却顧未嘗便文自營

士大夫皆以不大用為恨及事壽康皇帝興念舊僚疊加恩禮而左右之裏言公亦老矣無意仕進得謝于家盡發所蘊著書立言啟迪後生蓋其自幼至老機祥卜祝無所信玩好技藝無

所嗜惟通經評史考古驗今一事未詳一理未窮弗措也其
始終大槩如此若乃爵里議論則可一二數矣公諱大昌字泰
之按程氏其先出自重黎周有休父封於程地在閩中子散居
西北有開府儀同三司靈洗者效節蕭良著功於陳封忠壯公
南史以為新安海鹽人即今徽州休寧也厥後或歸或遂留故
公為休寧人曾祖晟娶洪氏祖士彥娶金氏父畎累贈正奉大
夫妣泝人陳氏世積善尚義攷教子至公穎悟殊常兒十歲
能為文紹興癸亥重立太學年甫冠矣一試即預選學官爭為
延譽二十一年登進士第以左功郎主吳縣簿丁正奉憂服除
獻文於朝宰府奇之二十六年除太平州教授明年召為太學
正三十年詔館職必試乃除初召朱熹載芻再召劉儀鳳芻皆
辭上命宰執擇人不許辭以公應詔仍上旨遂除祕書省正字
改左宣教郎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禪擢著作佐郎初政銳意
事功命令四出貴近或預密議公因輪對及之尋命百官條弊
事公又極言漢石顯知元帝信已先請夜開宮門之詔它日故
投夜還稱詔啟關或言顯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
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被御前直
降文書皆申省審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姦又

論去歲元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勲未已惟李
寶捷膠西虞允文戰米石實屠亮之階今宝罷兵允文守夔此
公論所為不亦也上韙其言三皇子就傳遴擇官僚九月以公
為尚書駕部員外郎兼恭王府贊讀又兼兵部郎官隆興元年
兼慶王府直講十二月丁母憂乾道二年春服闋召為考功員
外郎六月復兼恭邸贊讀八月還國子司業三年十二月兼權
禮部侍郎一時文柄舉屬公其成就人才不可計凡今老師宿
儒多公門生也五年正月兼權直學士院宣對選德殿上曰朕
治道不進如何公知上志在恢復迎合者多即奏陛下勤儉過
古帝王北虜自通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效但當求賢納諫使
政事日脩則大有為之業在其中不必用迎合之言求奇策以
幸速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臣謂設險莫如練
卒練卒則在選將上深然之後數日再召對上曰卿前言朕儉
是也獨病風俗太奢用度不貲今早與大臣議立法以止之公
奏居室衣服吉凶之禮皆有著令要在上之人持久以化之耳
上又問卿更有何事為朕言之公曰事有大小有先後今四方
獄案必經聖覽大臣因是亦困省閱何暇議大事急務乎往陛
下嘗增左右司為四員若漸復減員分以委之中書之務清矣

後數年迄如公言八月除直隸圖閣江東轉運副使蓋公求試民事故以卿部翫之公引嫌改浙東提點刑獄越帥多大僚適歲豐酒稅溢額漕臺不敢問乘公攝帥遣其屬挾朝命括羨財且將增額公力拒之曰某寧罪去不可增也越人迄今德公七年復徙江東運副詔勿引嫌公猶不自安踰年乞祠就徙江西詔公曰可以興利除害行吾志矣九年歲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贛吉臨江南安四郡五等夏稅折帛逼飢民為盜之原又遷吉州造船場於臺治以省費革弊凡吉舊欠皆捐之清江縣有破坑桐塘兩堰捍江四十里護田千三百七十頃民居陸地又三百頃堰壞四十年歲懼水患公力復其舊又奏漕臣遇代積累欠數病州縣乞行蠲削淳熙元年冬詔可凡乾道七年八年諸路欠稅賦丁役及他錢物併除之由公一官上息及天下矣歲滿再任進告不下宰執問其故上曰程大昌職事脩舉自合加職乃坐祕閣脩撰二年四月召為祕書少監九月兼樞中書舍人六和塔僧以鎮潮為功求內降給賜所置田產仍免科徭公奏二稅外和預買折帛並額外科借皆科也保正長身丁雜役皆徭也僧寺既違法置田復科徭於民柰何許之况自紹興二十二年脩塔之後潮果不齧岸乎御前置忠銳忠武軍以

浙西路鈐轄李師古兼統制帶御器械戚世明兼訓練援例增請給公執不可其命俱寢俄兼崇政殿
說書三年四月除權刑部侍郎升侍講五月兼國子祭酒公言
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為仁也今四方讞獄例擬貸死臣謂有
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如此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
矣上以為然舊法宰執初除轉廳皆有給使減半其後太尉使
相三少而上往往取旨視樞密使都官用例浸失法意公請自
侍從而執政自執政而相則為初除法當全與餘為轉廳皆減
其半遂為定制上知公特三不避怨滋欲用之西年八月兼給
事中江陵統制官率逢原縱部曲毆百姓守帥弃疾謂曲在
軍人坐徙豫章公極論不可上曰朕治軍民一体逢原已削兩
官降本軍副將矣康輿之在紹興時以談諧進後坐事長疏廣
南至是有與為地刊除舊犯還其資歷公封還勅黃上喜曰待
遷擢卿其益盡心毋避忌十月落權字五年正月同知禮部貢
舉御製東道辨尋易名三教論獨公與聞之六月進吏部右選
侍郎兼同脩國史舊小使臣注令尉若監鎮兼煙火者驗老病
而已公以其親民面令讀律且詰其大指不通者輒罷遣八月
兼樞尚書六年夏正除權吏部尚書公遇事啟請知無不言如

論軍中強壯子弟及西北伉健之人不可輕聽離軍禁衛不以
脅力進今率三年輒補外官用違所長宜留真三衙又欲酌紹
興舊制命諸軍挽強轉資稍示勸誘又請究歸正偽冒裁減添
差以寬州郡面奏堂白累萬餘言會舉行中外更迭之制公力
請即是冬除敷文閣直學士知泉州陞辭上諭曰凡有見悉奏
來自南渡後泉為台信建昌邵武四郡代輸銀二萬四千兩諸
縣並緣竒歛預借公條便民事具言本未有司持之未下明年
首為民代輸一年且乞禁絕後日預借又蠲前歲秋苗之未輸
者八年春汀賊沈師作過詔併勸其徒公請罪止渠魁赦其脅
從仍許徒中相紓可使亡命解散不然數州挺亂是堅其附賊
也宰相然公言奏行之是冬沈師獨與死黨竄伏漳州山谷間
距城百餘里州有左翼軍成將蕭統領者卷甲赴之連夜力疲
搏賊不勝死焉閩中大震漕檄左翼統制裴師武出兵師武置
司在泉謂帥符未下不敢擅興公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帥
責君可持吾書自解又取前得釋脅從之旨散榜以間其黨師
武至漳群情頓安捕獲謀者十餘曹皆積藏兵器謀刻日縱火
為賊內應微公先事從權趣帥武行漳且屠矣太守劉立義郡
人今左司郎中鄭公顯馳書謝公曰城邑獲全功之賜也終更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十三年秋起知建寧府十四年復提舉
南京鴻慶宮自公為郎首侍壽康於王邸多所宏益其後間謁
東宮必款語移時嘗用家人禮許見今上及公主親取宝器酌
酒飲公受禪之初與宮僚一寺推恩紹興元年加寶文閣直學
士旋知明州示將復用遽以祠歸四年起進龍圖閣直學士明
年請老進本閣學士致仕皆非常典也慶元改元十一月甲申
以疾不起享年七十三積官宣奉大夫爵新安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特進公自官遊去鄉里樂吳興
溪山之勝而下居焉晚得安吉縣梅谿鄉即闢山規營瑩域未
成而卒洪人陳氏公母之從兄女生百日值方臘亂父母携匿
谷中祝曰兒若貴勿啼自是悄然既長歸公事舅姑以孝聞生
諸子躬自鞠育公嗜書未嘗省家事賓祭孔時淑人力也年七
十六遭公喪謂諸子曰吾得從而父足矣病不服藥後公四十
七日安然而逝合葬焉二年四月辛酉也四男準朝散郎新通
判太平州本早世阜朝奉郎知上元縣覃宣教郎新浙西秦鹽
司幹辦公事三女長適承直郎監行在文思院都門鄭汝止次
適奉議郎新知湖州武康縣丁大聲季蚤亡孫三人端復登仕
郎端節端履以遺澤補官女三人公有文集若干卷別著禹貢

論五十二篇辨江河淮濟漢弱水黑水甚詳凡諸儒捨經泥傳
 注失禹本指者一皆正之又為山川地理圖端明殿學士汪公
 應辰博洽重許可讀之大歎服謂不可及公在講筵遂以進御
 天語嘉獎今行於世別有演蕃露六卷攷古編易老通言易原
 雍錄四書各十卷北邊俗對六卷書譜二十卷取五十八篇互
 相發明篇為一論扶隱正譌尤有功於學者嗚呼若公可謂博

學篤志者矣銘曰

浩浩萬古孰知其津擾擾萬生孰致其身

偉與程公絕類離倫氣以直養業以勤精

士之指南 國之寶臣 其在兩禁 昌言復君

使于四方 仁心茫民 胡不弼諧 迄其經綸

歸而著書 極道之真 既沒言立 庶幾不泯

自歛而湖 肇自于今 有武新阡 尚考斯銘

平園續集卷第二十二終

平園續稟卷第二十三

周益文忠公集六十三

神道碑三

朝散郎充集英殿脩撰林公光朝神道碑

子貢問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答以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孟
 子告齊宣王以諸大夫曰賢為未可必國人皆曰賢然後察而
 用之是二者古今觀人之要術於吾艾軒尤信初予與著作佐
 郎劉夙賓之為同年進士後識故相陳正獻公皆莆人也賓之
 博洽劉介正獻道德隆重其不輕許可則均每論其鄉人之人
 物賓之曰艾軒吾師也正獻曰艾軒吾友也後予官太學會諸

生則亦人人推林艾軒蓋其博學篤志手不釋卷出入起居必中規矩事親孝御下仁行已恭執事敬勇於義審於思善并美具宜為當世所宗然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常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文辭古雅不事雕鏤如清廟朱絃可一倡三歎也五十方奏名則有命焉於時朋游若門弟子宦達已多交賀於朝區區一第何足為公重欲其因仕行道耳夫未仕而鄉人之善者以為師友通國之人皆謂之賢既仕則又為之喜由是天子察而用焉茲豈聲音笑貌所能致哉誠之不可揜也如此艾軒公自號也隆興元年調袁州司戶叅軍未上召對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大臣論薦不已 召試館職乾道五年七月遂入秘書省為正字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官六年佐著作兼司勳司封郎官七年遷著作郎兼權禮部八年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九年請外以直顯謨閣提點廣西刑獄淳熙改元易使東路二年茶寇自荆湖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公自將郡邑兵檄擢鋒統制路海本路鈐轄黃進各以其軍分控要害會有 詔徙公轉運副使公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工將遮擊俘獲相繼賊驚懼宵遁 上聞之喜曰林某儒生

乃知兵耶加直寶文閣明年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二月乙亥 駕幸國子監命講中庸 上大稱善面賜金紫已丑除中書舍人為誥有古風坐繳奏新御史除目改權工部侍郎請外以朝散郎充集英殿脩撰知婺州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五年五月六日卒此其出處大略也公諱光朝字謙之世為興化軍莆田人曾祖南一祖繁父勉贈奉議郎母恭人曾氏享年六十有五是歲十月二十日葬本縣麥堆原之北娶徐氏封恭人六子今存者宜季能季宜季某官一女適某人猶子成季力學而賢為公作家傳正獻公又作祠堂記凡公行誼閎闊已詳而其子姪復以先志未求墓隧之碑予念昔在兩省公適登第典二秘書公來著庭佐春宮公為郎掌史事公為僚晚忝宮端同事 壽康皇帝前後五聯官曹大而道德性命之理無不謀內而閨門寢食之私無不及讀書未達賴公析疑屬文未工咨公指瑕平居相愛殆同天倫公之本末皆親見熟察非但傳聞而已是宜為銘其銘曰

尚賢好脩 志誰不勤 汲古纂言 業誰不精

孰如林公 好學而醇 所持者正 所勉者誠

身猶布衣 人曰公卿 年未強仕 人曰老成

時雨之教 其化也深 水上之風 渙然有文

瞻彼莆中 冠蓋如雲 祭公于社 過者必欽

中大夫祕閣脩撰賜紫金魚袋趙君善俊神道碑

君諱善俊字俊臣 太宗皇帝七世孫曾祖仲營崇信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成王妣楚國夫人王氏祖士嘗登進士

第終左承議郎贈中奉大夫妣令人石氏父不衰任閩路兵馬

鈐轄家於邵武贈太中大夫母碩人滿氏君幼力學彊記為文

日數百言年十六薦名南宮紹興二十一年以取應補承節郎

監南嶽廟又六年中文科以忠翊郎換左承務郎知南城縣丞

三十二年轉承事宣教郎簽書昭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明敏

練達遇事風生大守以名聞 孝宗方留意人物虞丞相允文

亦薦君有邊帥才乾道三年堂選幹辦諸司審計司五年兩易

提轄權貨務都茶場六年夏求補外便親知郴州 陛辭敷奏

詳華 上喜曰宗室乃有斯人留為太守寺丞發左帑奸弊人

服其能兼權度支郎官歷奉議承議朝奉郎十二月擢淮南轉

運判官分治西路兼刑獄茶鹽帥郭振卒詔君攝事明年就除

直祕閣知廬州歲旱江浙饑民糜至君既竭力周恤仍括境內

荒熟官田三萬六千餘畝分三十六圩請凡土著流移胥力均

給而貸以牛種生者予屋死者給棺條具來上 詔大理寺主

簿薛季宣同居指畫竟亦不能易也先是土曠人稀招耕戶一

率費緡錢數十君因流民仰食為裁其直主客俱利戶口日增

嚴戒團甲隊長毋以繇役擾之仍乞給復五年大稱 上意八

年進直徽猷閣 手札問今歲二麥幾何經旱乾者何以振之

君奏麥已登場并疏耕種次第 上就委君廉問官吏貪殘刑

獄寃濫其倚信如此州城舊為虜人所夷郭振修築未竟君自

詭續其功 詔金陵都統司共圖之君言異時恃焦湖以通饋

餽今堙涸當浚御兵舊保孤姥二山且儲粟焉今屋壞當葺願

輟州財充其費脫虜敗盟則吾守城之兵餉道無乏守險之民

至者如歸矣又陳軍政三弊及招萬弩手補神勁軍之闕稍旌

民兵武勇者以勵其餘禁姦人盜馬淮北事多施行於是大修

學校新馬忠肅包孝肅公祠廣姚與廟春秋奉嘗文武之士歸

心焉 詔以職事入覲 上嘉獎再三遂令朝奉大夫七月罷

主管台州崇道觀纔半歲 上思君籌邊復召赴闕道除知襄

陽府其臨遣也諭以虜泛使在此故擇重鎮付卿加直龍圖閣

淳熙元年也至則治民整軍如合肥時亦有盜馬北界者對境

執以來君受而戮之邊人畏服轉朝散大夫十二月移漕淮東

士民挽留間道乃得去以親老請閑徙知婺州未上求守甌寧
去家僅二百里三年奉雙親開府閩人以為榮君因俗而治疾
懲不舉子者凡產育給金穀如格仍捐奉助之會淮西再謀帥
四年復知廬州君言和好不可恃戍兵不可增城壕不可不濬
軍士屯田費大利微罷之便 上以為然孫叔敖芍陂西漢七
門堰溉田不貲君推尋故跡募民修復屬邑坊場河渡已輸正
錢又取羨入公帑君皆蠲之淮人迄今有遺愛六年懇求歸養
詔與便郡遷朝請朝議大夫俄丁外艱服除主管武夷山冲佑
觀十二年起知鄂州 上曰武昌周敞藉卿撫摩行召卿矣未
至南市大火焚萬室客舟皆燼溺死千計君馳往視事闢官舍
出倉粟以待無所於歸之人弛竹木稅開古溝創火巷以絕後
患僚吏爭言用度將不足君曰吾且瘠己肥人凡燕遊饋遺例
冊所供下至車騎鼓吹一切省去未幾公私交裕亟代民輸稅
役麥子一年 郊恩封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轉中奉大
夫十四年再守甌寧姦猾乘穀貴導饑民群趨富家發其廩監
司議調兵掩捕君曰是趣亂也揭榜許自新而諭有力者平其
價人以按堵邑尉獲盜希賞答掠抵重坐君平反十三人俗喜
鬪殺君按甲令禁私造軍器置義冢以瘞旅柩皆畫旨行之十

六年豫章闕帥上親用會樞臣出鎮改閩漕引鄉嫌移江西轉運副使壽康皇帝覃恩轉中大夫初議減月椿君言及州不及縣則縣仍迫取於民猶不減也如本道隆興歲起十四萬緡撫州半之州不能足率均外邑而邑之多寡自不均宜通一路裁額若干下之漕臣酌郡縣偏重者均減之實惠乃可及民又奏和買已白科從而折變益以糜費其數反重於正絹江州德化縣倚閣逃戶稅而總領所猶督折帛請併議蠲減諸州黥卒遇赦還為民害宜聽其留不則改刺鋪兵凡所獻明見謂合宜閱半年除帥湖南首乞擇邠桂守臣而賞其有治理效者嚴揀中禁軍教閱而刻事藝不應格者後皆如君言凡代納潭州屬縣經總制錢及放折米折粳頭脚等萬計又代輸善化縣兩鄉營田米二分湘陰荒田正米五百斛停醴陵淶水渡錢補以州用攸縣舊科黃河鐵纜歲萬六千緡其二留州君既不取其一送使復為丐免其加意惠斯民多此類會臣僚請諸道節州費寬屬縣君曰是吾心也又減七萬緡巫唐法新假神言易十者詛其婦翁劉子光子光忿甚募人支解易沉之江獄成以屍不經驗奏裁君曰是可貸乎卒請殺之因毀淫祠勒它巫改業治行轉聞紹熙二年遷祕閣修撰招軍賞賜服金紫尋召還在

道差知鎮江府易泉州將赴丁母憂追慕切至築蓼庵以居甫
免喪而卒慶元元年六月二十四日也享年六十四妻令人黃
氏佐君事親以孝稱子男三人汝將迪功郎撫州司戶叅軍汝
石受命而夭汝正從事即監泉州在城監稅女二人長適從政
郎新興化軍興化縣令謝好古次蚤死孫女一人明年十月庚
申葬邵武軍邵武縣大坂之原君風儀秀整襟度坦夷與人交
緩急盡力年壯氣盛時以功名自期尤喜論事如請相位不可
久虛日中黑子郡國地震當飭邊備 孝宗每嘉之屢欲用君
因奏進士任子自分兩塗仕州縣者不相下蓋繇階帶左右流
弊至此頃揚時嘗論之今華貫清塗非進士自不可至豈在二
字宜如元豐官制有 旨從之自後每為議者所指無裏言矣
所著詩文二十卷藏於家予識君三牕中嘗同朝晚代居守長
沙嘉其整暇又能集名士裒圖志五十二卷貫穿古今自為之
序夙知其才之高汝將等以司馬蓮狀求銘乃為銘曰

昔在裕陵

作成宗英

養而教之

以義濟仁

粵踰百年

應若麟趾

儒猷吏方

與寒暄齒

君才有餘

皇眷實紆

三馳牡轡

四提帥符

聲名孔昭

先我帝系

猗歟盛哉

本支百世

資政殿大學士毗陵侯贈太保周簡惠公蔡神道碑

慶元

四年

高宗皇帝足馬渡江中興炎祚其豐功盛德固不容盡述竊窺大要以仰成宰輔信用臺諫為本三十六年間命相不一自今觀之激士氣復故疆張丞相浚之心也固根本侯機會趙丞相昂之志也專持國秉一意和好者秦丞相檜也三相所主雖不同其人才進退政事弛張是非得失公論各不可揜至於身任安危則一而已當是時言路固多名臣其視力輕重而為向背亦或有之惟毗陵周簡惠公以乙卯歲趙張並相之日四月入臺十月進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言事至三十章大抵謂自治其國乃能成功今外有疆敵內有群盜不可事虛文貽實禍歷條時政二十餘事指宰相不任責上變色曰趙昂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柰何遽以小事形迹之公徐奏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盡忠今臣一及大臣便為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上改容曰此論甚奇最後連章極論趙子直語侵趙公又論張公大舉北伐繫國存亡坐是不得其言而去迨秦公獨相意公必憾趙再拔公入臺公語人曰元鎮已貶某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也一日內降差除四人公言願陛下

以仁祖為法大臣以杜衍為法又歷疏三大弊秦怒甚不數月
改左史因是流落於外十六七年秦薨始為禁從席未煖復去
國孝宗即位公與張燾辛次膺任古首被召初對有繩愆糾繆
之諭會上以張公為樞密使督師江淮銳意恢復而公素不以
亟戰為然命佐夏官明年六月符離退師乃超拜政府其後湯
丞相思退與張公並相或戰或和多取決於上而其賓客議論
間失之偏公始終守自治之說是則曰是非則曰非不將不迎
不諂不訐表裡洞達無一毫之偽又明年四月張公罷十一月
湯公亦罷上再起陳丞相康伯虜已約和國論始定時公在政
府一年有半矣因墜馬敗面傷手力請去上不得已久乃從之
其立朝本末如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歟公諱葵字立
義常州宜興縣人曾祖密贈太子太保祖璟贈少保父裕朝奉
郎致仕賜緋魚袋贈少師妣秦國夫人王氏公少力學自鄉校
移籍京師兩學傳誦其文宣和六年廷試以歷數為問公既詳
對又為說曰聖人兼天地之職一物不遂必任其責凡易之太
衍內經之五運六氣書之閏月定四時老氏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皆當裁成輔相以實之然後可以和同天人之際考官
嗟賞擢真甲科調廣德軍司刑曹事靖康覃恩循修職即用舉

主陸文林卽注徽州軍事推官車駕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
守死倅易公與判官攝行郡事隨機應變千里帖然初大觀間
諸郡增賦物帛其後赦書已蠲減而漕臣便文復取於民公白
新守力止之訖公去乃增如故薦章交上改通直卽臨安府府
學教授未赴吏部侍郎陳與義密薦公遂召試館職將試復引
對上曰從官多說卿端人正士面除監察御史紹興五年也尋
充省試叅詳官開院適輪對論內外兵勢上密以措畫與公議
信嚮方深旣為副端論事不合徙司農少卿四求去皆不允兩
召至都堂諭旨二相云以言求去非朝廷美事公曰某離言路
半年自以親老家貧請外耳乃除直秘閣知信州屢展成期趙
公罷張公當國陳公與義執政改湖南提點刑獄公事以遠易
浙西又避本貫易江東四歲四易地迄未嘗至八年冬和議已
定公復被召論為國若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乂不然三者
在人不在我矣九年二月除太常少卿五月再為殿中旣不合
會傳某人賜出身除兩府者公又將論之携疏至殿幕改起居
卽有詔侍從兩省薦西北人才公同給事中劉一止薦呂廣問
廣問叅政李光客也擬試館職秦不可謁告不入言者論罷李
併謂公受其風指十二月黜主管洪州玉隆觀十年郊恩復直

祕閣十二年春起知湖州十三年正月移平江府復以郊恩賜
服緋魚北方初脩聘勅使駱驛公不為禮又積與轉運議論不
協共劾公設宴菲薄十四年二月落職主管台州崇道觀屏居
鄉閭二親益老家益貧憂患連年人不能堪公獨安之二十五
年十二月復舊職知紹興府二十六年正月過闕除權尚書禮
部侍郎賜紫章服尋兼國子祭酒又兼權給事中言路忌之三
月出知信州太學生列狀留公不報居數月復罷郡二十八年
起知撫州引道疾作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宮國十月直龍圖閣
知太平州水壞圩畝公大加修治凡百二十里傍郡諸圩皆沒
惟當塗歲熟市河久堙雨暘交病公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給
之帛併力浚導公私便之三十年八月進集英殿脩撰尋移婺
州加敷文閣待制當江上用師調度繁興不擾而辦三十二年
七月除兵部侍郎時孝宗初政增置講官九月首命公兼侍講
積官左朝散大夫隆興元年同知貢舉戶部闕官兼權侍郎上
數批問錢穀出入公奏陛下勞心庶務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
足以聳動觀聽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獻忠欲售其
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曾覲也上色為動自元顏亮薨襄立
雖兩軍相持而移文議和不絕張公自督府來朝密為上言虜

失泗州其偽官蒲察乂安大周仁寄治虹縣懼罪皆欲求歸願
遣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二相皆不與聞公請對謂不可
輕舉累数千言上唯唯五月李顯忠將騎兵邵宏淵將步兵共
十餘萬取虹縣下靈壁既克宿州二帥始不協虜兵擊顯忠軍
宏淵不肯援幸勝負相當至暮我師入城明日虜亦解去金帛
山積顯忠不以犒軍衆怒而潰敗書聞上思公言以左中大夫
叅知政事正謝畢朝德壽宮門無宿衛廷無閤門公乞輪差從
之故事初拜相賜銀絹二千疋兩執政半之辭則減半例自行
首司申御藥院取旨公命勿申遂已每便朝二府先生共呈機
速房事既畢宰相兼樞密使自與其二次呈西府文書叅政稍
退一日西府擬元居實浙西總管上連問如何相樞皆無語上
顧公問可否公前奏曰是人項為御前買北貨乾沒萬計公論
必不可上乃却其除自後數日公留身上曰昨居實差遣不同
議耶公曰此西府事臣不與也是時襄雖主和而其右丞相兼
都元帥僕散忠義左副元帥紇石列志寧握兵淮北專任邊防
嘗以書達三省密院大略謂方議遣使遽乘不備攻我符離無
乃為將臣所誤妄要功利乎今治兵決在農隙舊疆歲幣如約
則止衆謂彼不以興師歸過朝廷及督府反為我設詞罪將臣

其欲和可見矣上令答書差右宣教郎假樞密院計議官盧仲賢右宣義郎假將作監主簿李栻充通書官栻以妹為虜王妃辭行命都轄官王抃代之十月未仲賢等與虜師議定為叔姪國上曰虜能以太上為兄朕所深喜詔遣從臣為通問使而以右宣義郎胡枋假樞密院編修官修武郎楊由義假樞密院官幹公義充國信所審議官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公與陳湯二相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公獨留身固請上曰卿何請之力也對曰臣誤蒙知遇欲為陛下正綱紀今不可得而正也上曰何為不可公曰政出於一則綱紀可正今朝廷督府左右前後之臣皆欲自行其言此臣欲去者一也臣初為言官晚忝侍從事有不可大即奏論小則堂白言雖不從臣責塞矣固無愧於心也出而為州事苟難行反覆論之不從則委曲行之使百姓不至受弊亦可無愧於心也惟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為然而從者有不得已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暨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勅書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此臣欲去者二也上察公誠不以為罪第不許其去議者多請幸金陵公曰車駕之動能保德壽不為浙東閩中之行乎它日上又欲先下詔公曰陛下能行數

事驚動天下乃可上問其目公曰臣自初對便乞迎還太上於
火內盡發帑付有司勿令近習于政汰溢額內侍罷擊鞠節
飲燕內治舉然後可攘夷狄上稱善嘗因災異詔群臣直言公
請擇其可行者行之上曰類摭撫細故耳公又及前數事至議
用兵不可輕有一擲賭乾坤之語上曰今戰雖不足守則有餘
公曰措置未善政事未脩雖守亦難同列皆甚其言退謂公上
不能堪明日公留身謝上更獎其直且曰聞卿在中書事事力
爭朕甚嘉之二年正月胡昉楊由義見虜帥於亳州逼昉等拜
仍求還四郡昉等不可械繫月餘上怒詔張公行視帥也復遣
戶部侍郎錢端禮吏部侍郎王之望充兩淮宣諭使張公尋罷
以湯左相都督軍馬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為同都督改宣諭
為叅贊軍事會盱眙又報北界來有所議上方遣魏杞康潛充
通問使副而忠義志寧二人遽引兵分犯濠滁志在邀盟於是
臺諫詆宰執王和誤國太學生亦上書乞斬大臣公與相叅並
乞罷黜上審以書示公曰初不及卿乃止詔留思退領都督於
朝以叅知政事王望之充督視公曰臨陳易將古人所忌柰何
移都督於陞辭之日况存中已為同都督之望乃見執政反出
其下願正稱謂使之速往號召諸將併力汗虜上大以為然亦

升之望同都督明日之望又乞專委存中母二其權上復從之
存中遂都督軍馬而湯罷先是副樞洪遵罷上命公兼知審院
事公以祖諱辭詔免繫私銜已而召用賀允中不兩月允中再
致仕公兼領如故軍國事繫悉心裁決持論正平甚得士心湯
相就貶道亡公乞許歸塋上惻然曰何至是耶胡侍郎銓郊前
與郡公奏銓以直言久謫嶺南今將任子壤之可乎上皆嘉納
嘗乞召用侍從臺諫上曰安得如卿直諒者公薦李浩龔茂良
上皆以為佳士次第用之太常言郊牛斃公奏春秋鼯鼠食牛
角免郊况邊虞未靖請展郊以符天意事下有司或引春秋傳
晦日為天忌乾德元年藝祖初郊以冬至近晦日改用十六日
甲子至道元年當郊而繼遷叛亦改次年今冬至適近晦兩淮
復用兵當俟來年恭見上帝詔從之時再遣武翼大夫閤門宣
贊舍人國信所幹辦公事王抃使虜軍而擢錢端禮虞允文執
政閏十一月新相陳公亦視事公即奏臣向因顛墜求退聖諭
廟堂無人令力疾少留今康伯已相執政又有人可以去矣宣
押數四陳相亦乞留公公請益堅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陞對上曰卿筋力未衰它日宣召勿辭公奏臣今年
六十七三二年不死亦合掛冠上為悵然未幾王抃使歸虜自

滁州退帥和議成矣乾道三年二月起知泉州明年復請祠六年告老章五上加大學士致仕閑適累年不以世故萦心惟究極死生之說淳熙改元正月十二日薨于里第享年七十有七上聞震悼贈正奉大夫後以子升朝累贈太傅爵自宜興縣開國子加至毗陵郡開國侯食邑通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娶李氏同安郡夫人累贈魏國夫人前卒葬縣東清泉鄉梅林之原明年正月己酉公合葬焉四年太常考功議以正直無邪曰簡寬裕不苟曰惠易公之名人以為允四男長樅從事郎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季楷宣教郎知臨安府臨安縣丞皆早今淮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賜緋魚袋女桂適朝散大夫知雷州鮑同孫男十二人大年儒林郎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戶部魚關大軍倉大辯承議郎新知和州含山縣大壯通仕郎次大本將仕郎次大中次大昌寄理從事郎新差監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市易抵當庫次大猷大直大任大翼大雅大經孫女十二人公孝於事親尤睦宗族當任子先孤姪謝事徧奏諸弟子其薨也幼子與孫尚未命平生問學不泥傳註嘗論大學物格而後知至以謂在人至為智在物至為道以吾之智極物之道如兩物相抵故謂之格夫物萬不同

道一而已方其格物物我為二及其物格則自視無我何有於物是謂知至作聖傳詩二十篇行於世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昔壬辰歲公年七十有五予自小宗伯奉祠歸過陽羨別公里第臨分執手眷眷若有所屬後二年而公薨棟等推原先志以著作佐郎李遠所屬行狀屢來請銘其猶子檜用公奏入官今掾廬陵日道二子之意趣如約義不可辭銘曰

惟幾惟康

古倚良弼

耳目股肱

衛上則一

降及後世

其職乃折

越在臺諫

箴規排擊

進居廊廟

將順輔翼

前之責人

今以自責

躬或不逮

言孰氏績

惟簡惠公

端諒篤實

和戰何常

隨事應敵

其在我者

自治吾國

時雖不同

論則無易

或從或違

有始有卒

皇心褒嘉

士論厭塞

我作銘詩

追紀賢德

一言蔽之

主聖臣直

平園續彙卷第二十四
周益文忠公集卷三十四

平園續彙卷第二十四

周益文忠公集六十四

神道碑四

華文閣直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陳公居仁神道碑慶

元五年

士大夫行誼著于鄉文章顯于朝豈弟布于郡國有一焉已為
名臣况兼是三者乎求之近世吾同年陳公其人也公諱居仁
字安行曾祖妣抵林氏祖嘉謨贈右朝奉郎妣安人黃氏父彙
左朝奉大夫太府少卿累贈特進妣安康郡夫人蔡氏新平郡
夫人汪氏七世祖自光州避地徙泉之莆田縣升軍故為興

平園續彙

周益文忠公集卷三十四

化軍。及太府再娶汪夫人。而家明州。靖康初。為涿州教授。佐守
臣張克戩虜時。已有名。後知惠州。單車造賊。聖降之。郵僧王法
思謀叛。事覺。誅戮將及。無辜太府。方為御史。論抹多。得免。人知
其有後矣。公幼不群。年十四。而孤侍母。依外氏。已能屬文。門蔭
起家。右迪功郎。信州鉛山尉。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用舉士
陞左從政。即移永豐。令入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糶場。

孝宗登極。循左文林郎。隆興改元。修

高宗駐政時。叅政范

公成大監。和劑局。與公並。兼檢討官。蓋異選也。淮甸交兵。魏承
相杞以宗正少卿使北。辟公書狀官。虜人被甲。彎弓夾道。脅使

者。公馬上舉酒屬魏。鄉天寒。醕此。觴觀者壯之。歲歲幣成。禮而

還。贊助為多。先以格改左宣教。即用出疆賞。轉承議郎。擢諸王

宮大小學教授。遂次久之。乾道六年四月。始供職。明年秋。徙軍

器監主簿。充國子監。夔解點檢試卷官。宗正修玉牒。賞厚。適承

關朝士競求之。宰相知公恬靜。八年春。堂帖。兼推會輪對論立

國當定規模。彌令不可改。輕四月。迂將作監丞。十月。轉國子丞

九年。進丞。祕書。歷朝奉。朝散。郎中。與會要丞。轉朝請郎。再對論

文武。並用本。以抹偏。若智謀。勇畧未盡。而便佞。輕躁者。得之。將

復有偏勝之患。孝宗嘉納。長貳國公。行省事。議試太史局。坐

白臺評異不自安請外不許 郊恩賜服緋魚權禮部郎官淳

熙元年再求去八月選知徽州陞辭 上曰政成詔卿矣明日

又對大臣稱其明練歎在五季為偏方夏稅特重 祖宗故輕

之他郡輸絹率以十二兩惟歙十兩比歲戶部謂不中度却之

人以為擾 上欲仍舊賈而慮輸有輕重吏得病民每十二匹

特蠲其二四年公適視事植二表庭下闕中各親分之吏不能

措手秋苗斛指五升預造津渡巨舟以待春漲省費十四五後

遂為例決事公明鄰有訟多詣臺省乞付公御史間取文案衆

視歎曰真良二千石也奉詔招軍公令願行者立蠶下有雍彥

恭貌頗異公詢奚自泣云父有遺澤厄窮至此公立取文書保

任官之士族感嘆積閱累轉朝請大夫秩滿邦人挽留間道乃

得去入對上諭以從臣言踰多荐公卿請編類即位以來寬恤

詔令示民不忘又乞申戒輸絹之弊 上曰改法賴卿方成實

惠又曰卿在郡便民五事內款優十三項戰攻朕處不忘此輩

既為國宣勞豈應老不加恤耶留為尚書戶部員外郎命未下

朝士再推會要賞 上曰陳某治行第一可因是併賞之特轉

朝議大夫陞郎中兼行度支又兼禮部明年春類試公試秋國

子監解試皆為考官迂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八年三月為右

司郎中九年十一月進左司十年轉中奉大夫檢正中書門下

省諸房公事歷兼提領雜賣場寄椿庫左藏封椿庫左藏南庫

寄椿錢物及左藏康昔撥封椿錢物左右史數關上輒詔公攝

侍立官閏十一月假吏部尚書充全國賀生辰使十一年使回

轉中大夫遂除起居郎公徧歷宰掾精明詳審議事間有未合

必反覆辨析期协于理文書下六曹報應稽緩公撻其尤者治

之不以六卿尊貴而廢也獄案多所平反或有叙雪必歸功乎

上上知之嘗奏湖湘運米遠下昇潤江西及沂荆鄂迂滯勞費

互易為便上謂非卿体國誰能及此至是直前謝新命上曰卿

端靖有文款實清要久矣今綴近班有聞當入告尋兼同詳定

一司勅令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御史奏僧坊寓樞子孫十年不

至即听焚瘞公言期近則緇徒得逞其私不肖子孫十年不至

亦或興頌請倍年數仍徙州縣驗問上曰臺諫給舍議事或

相表裡如卿可謂和而不同矣郊祀前四日真拜中書舍人

以示簡記賜服金紫陞兼詳定勅令公言常赦宥過弛欠惠不

及小民願因慶壽蠲四等戶身丁之半五等尽免後之安定郡

王子彤乞封妻為夫人公執不可上大喜謂有補風教又論人

主當執要母親細務上曰亦覺叢脞他人未嘗及明旦令輔臣

清中書之務已而奏外郡財賦上曰方以陳某言諭鄉等此當責之監司丞相而下皆媿謝公又乞絕浮費汰冗兵計當省之數議蠲除之曰此富民要術也上深然之學士洪迈知貢

舉命公權直院上曰內外制向委數人今陳某独能办官款擇人信非虛語轉大中大夫高宗升選醫官王涇削官編置刑房非公所領公率給舍列銜繳駁涇坐決配思陵之後議者

多請節費公謂損可也酒果三日一易可乎上泣曰微卿言朕何由知公屢以母病乞去上不可内出珍劑以賜仍獎諭云卿尽忠知体款用為諫大夫頗疑左迁它日處卿中司亦

諭政府陳母久次方議峻迂會母夫人卒上嗟惜再三厚賜金帛紹熙元年八月從吉壽康皇帝前期除公集英殿修撰知鄂州三司鼎峙軍民訴訟交至公平心以應舉得歡心郡計

仰征稅公寬而有制商賈輻湊境多曠土公禁冒佃招流逋田疇日闢募人築大堤以防水患名之曰萬金安樂寮居春首病名存實亡公括閑田益之至者如歸姦吃盜鑄汚鄂間千百為

羣乱有萌芽或請調兵迹逋召民兵總首密圖之立獲渠魁餘悉縱遣歸農歲當大比問士爭冒試轉運使右之公一切禁止治為諸郡最三年春拜煥章閣待制十月徙知建寧府四年轉

通議大夫歲儉糶貴公出儲粟弛逋欠以巨萬計市值頓平遇水旱祈禱立應倍素剝悍動輒殺人又喜把持誣訴公親為文數百言疏其情狀斥以法禁治鬪毆嚴甚傍觀弗抹併坐之五年夏重華服藥遠方傳聞洵浦城患少煽亂至戕一家數人公擒捕送獄今上登極大赦至公命戮之而自劾于朝先是觀察推官榘某死貧不能歸乳媪扶二子行丐于道公聞之給以粟帛命士人教養之德刑並施人方安其政會鎮江大旱調守良難乃以屬公覃恩轉通奉大夫十月至府力請發封樁粟俸委僚吏不場振給時屏騎從往視之間遣市米江湖間大商人人知陳使君爭出米求售公區處有方誠意孚洽全活不可計他處流移亦賴需丐人謂自昔拯荒未有如公者天塹萬艘邨尾一遇風濤沉溺相望公訪古海鮮界港因民飢濬治之距城十五里舊造閘通江潮灌運河地勢素高力勞易朽公命置石為斗以机引水遇滂洩之猾僧庐江陰界囊橐不逞一日未訖邏卒侵擾公致詰而色動縛寘獄中檄尉曹掩捕悉獲群盜人以為神慶元元年冬荒政策功特轉正議大夫即代輸下戶稅增廣貢院新范文正公田橋示餘力也明年七閩謀帥五月加宝文閣待制知福州閩公鄉部且嘗治富沙熟其風俗

初入界飢民有嘯聚者公部兵逐擊之首惡矩經餘黨望
風屏迹下車除監直之逋增貢銀之價嚴蠱毒之禁宗室犯法
治不必怒內侍幹办啟運宮者以例折間具食公勅其慢免之
莆中親曰懂之未賀館待一出私錢慶弔則揭俸有差為士者
隨才成就之三年二月詔赴闕次近郊以脾疾丐閑不允五月
再請乃除華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就賜對衣金
帶歸而納祿轉正奉大夫疾革語諸子曰吾欲刻碑先堂由田
西頃為冢莊二事未就以是付汝言訖而卒六月甲寅也遺表
聞贈金紫光祿大夫享年六十九自莆田縣男至奉化郡開國
侯食邑通一千二百戶妻碩人王氏贈朝議大夫居隱女先公
十三年卒葬郵縣豐樂鄉橫溪西與之原是歲十二月甲申諸
子奉公柩合葬焉子男六人輩故宣議嘗魁國子輩輩未命而
亡曰蒂兩試南宮今為通直郎新知湖州武康縣曰卓踐世科
今為宣教郎新知紹興府餘姚縣卓承奉郎篆方之教有自來
矣一女早夭孫男四人允懋承務郎允迪允修允謙孫女五人
長適鄉貢進士石渠次許王埜餘尚幼初太府自莆徙郵故鄉
田廬推与群從郵產雖薄公念季父貧請于母而中分之既仕
復輟俸為畢姻嫁女弟出適又鬻田以資之上登極遣甥王

激表賀補將仕郎其孝友類此公風猷粹穆資性忠厚處已應物一以誠信事負友仁心无媚忌樂施周急不計多寡交際之間和氣可掬人負已亦弗校及臨事則毅然有守不可干以私立朝每以忠信至計裨當路故相陳正獻公嘗荐公有文風汪端明應長韓尚書元吉程尚書大昌楊待制萬里當世儒宗文師推公為名勝在禁近尽言无隱愛帥林栗擅格制書上怒不測楊待制以祕書少監諗事外補公皆上疏抹止歷典數郡率乘早歎匱乏公悉心措畫責成其下人樂宣力政事日修財用自足寬嚴適中號稱循吏所至皆立生祠道出日治迎餞塞塗平生不以私喜怒加人退食淡然讀書宴坐置家事不問居室以淡為名客至承顏接詞自謂鄙吝可消爭心可弭也所著制彙奏議二十卷詩文班左擷芳各十卷芾等知予与公厚善以公外弟翰林樓尚書鑰之狀遠來請銘予嘗愛唐中書舍人王仲舒為人有古風守峽婺蘇三州晚帥江西有治理效韓文公既誌其墓又為神道碑其詩曰志儒之本達士之經有直有諷以忠遠名翔于郎省騫于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藟又曰义淹于外歷守太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化成有代思以悉勞虛位而俟忽隨溘溘嗚呼孰知數百載之後斯言殆為公設歎鄙詞

尚何所指姑拾此意而為之銘曰

文与行偕 治民允懷 左右具宜 古難其才

有美陳公 柔惠且直 况酣載籍 如嗜飲食

入而事君 謀猷孔嘉 累載代言 焯然詞華

出而承流 威愛兼濟 五州去思 亶其豈弟

帝曰汝来 將圖尔庸 胡不憇遺 奄兮告終

公如仲舒 我愧韓子 誰其採詩 尚告太史

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參知政事贈太師張忠定公

熹神道碑

乾道二年四月旦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致仕張公薨于

饒州德興縣之里第是歲十二月甲申葬本縣鑄印臺先塋之

側其子既類行實聞于朝謂其嘗以文學掾事公于昇謂銘詩

揭墓道羨不得辭按張氏世家德興唐宰相文瓘之後子孫散

居縣之諸鄉衣冠不絕國朝多以進士入官公曾祖諱潛通直

即致仕贈太子少保妣壽安縣君葉氏贈清河郡夫人始居吳

園長沙王芮故里也祖磐袁州萬載縣主簿贈太子少師妣長

吳縣君程氏贈通義郡夫人父諱根元豐五年進士將改京秩

以近大礼亟欲升朝推恩祖父母遂致其仕歸奉四親年方三

十一父之近臣交荐賜對再仕終祕閣修撰淮南轉運副使文
 行俱高世號吳園先生公貴贈太師妣南華郡君黃氏尚書右
 丞履之女贈秦國夫人公諱燾字子公幼莊重嗜書右丞喜曰
 是兒骨聳神清它日必貴將命以官會薨諸舅承先志奏補太
 廟齋公犹北角學愈力入成均升上舍政和八年廷試問五運
 六氣公對數千言極論陰陽消長天人精祲与夫財成輔相之
 道天子嘉之親擢第三授文林郎辟雍錄宣和元年迁太學博
 士三年加丁内外艰服除再為博士充南省檢點試卷官北虜
 入寇靖康改元之正月李綱以執政為親征行營使守禦京城
 辟兼机幕迁祕書省正字四月解嚴特改宣教郎自列綱妻弟
 求補外時權要親戚多在朝嫉之坐以越職言事送吏部明年
 高宗登極改元建炎例復行營及宣撫司官屬之責降者以公
 通判常州改湖州賜緋衣銀魚二年詔班巡社法于東南听民
 自備器械結隊伍公適不便者十六事卒罷之三年苗傅等謀
 逆臨安公適攝郡亟募兵三千入援乘輿反正論勤王公特轉
 一官四月大赦求直言公上疏曰陛下踐位於傾危中繼遭叛
 逆雖令不能感動人心政事不能厭人望早詞厚礼祈還二聖
 未有以動感敵情豈宵中之誠未修乎又言賢不肖雜進大臣

惟親曰是用虜方陵犯乃欲議和淮寇縱橫乃欲實粟京師踈繆如此而侍從不言臺諫不論其賊安在又言巡幸所至未免營繕越棲會稽似不如是疏入不報請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二年春駕自越回臨安宰相呂頤浩荐公召對論三事其一曰天下之病極矣醫國者未見治効願定國事以某事為本某事為末某事可因某事可革規模既立以次行之其二曰昔之致禍由搢紳以僥倖相師世俗以侈靡相夸官府賄賂公行將帥偃蹇自肆州縣誅求无藝百僚偷墮庠弛今皆有之其三曰陛下欲整軍而求一樞臣不可得欲理財賦澄銓曹而吏戶部長貳每難其人古不惜賢于異代在陛下加之意而已除尚書司封員外郎再論對及聖學上有取法唐太宗之語公曰陛下誠欲取法必用賢必納諫今所謂房杜王魏誰乎且太宗英武百戰百勝乃者手詔明言扞夷狄援中原而實圖退避之計何也又請早定國論詞甚剴切于是置脩政司講求治要命宰相提舉自公拜之五月詔在內職事官在外監司守令及曾任郡守郎官以上者各述所見因公極言時事乞復置御營司分諸將為六軍命大臣大將為使副各典一軍以收兵權舉淮南之地分置征鎮使自戰自守又乞躬行實德以率百官皆他人未嘗

言者六月擢起居舍人奏款知敵情莫如厚設爵賞廣募閑探
事皆預備毋蹈往歲維揚之失尋詔都督府各沿江諸將如公
言是秋上欲用旧相朱勝非代秦右相檜先以侍讀詔而給事
中程瑤中書舍人胡世將執不可劉一止為左史公為右史次
當書行亦謂不可又命左司林待聘右司樓焜攝承皆辭六人
並以宮觀罷五年宗祀赦復直顯謨閣積階左朝散即六年秋
再以起居郎召入謝上曰久不見卿殊渴嘉言公力論風俗久
壞必尽掃而更張之又言二史職廢乞用唐制羣臣奏對史官
侍傍事必記言尤書一日宰執更互留身公曰公事公言今五
六執政人各進說殆非同寅協恭之美暫權給事中改兼外制
七年二月真拜中書舍人賜服金紫公感激上知政事闕失尽
言无隱金陵宮室未備置修内司命官者王鑑領之鑑諸太祖
殿基營私第部曲多占民居其使臣儲穀託名御莊冒占腴田
大為姦利會有訴者按驗得實止鑑穀官公曰此与宣和間李
彥西城所公田何異穀不足道鑑實使之上為逐鑑仍罷御莊
言者論司農少卿樊賓屯田負外郎王弗提領營田擾民无益
以其事歸帥漕而召賓弗還朝公繳奏二人皆罷都督府修造
建康城期會迫促又以軍儲不足夏稅正絹每匹折錢八緡公

言行宮甫畢不宜復興大役民力已困折度何以堪之詔罷築
城而折帛減二千至今以為例張丞相浚兄澆自蜀來既除賊
與郡又賜出身公與張公同年相善勸其力辭張公迫母命難
之公即繳奏竟寢觀望者乃指公論他事異同罷為提舉台州
崇道觀公不以兵部尚書呂祉代劉光世統軍合肥為然至是
鄴瓊殺祉率全軍數萬人北去上記公言加集英殿脩撰八年
四年召拜兵部侍郎公奏臣屢言規模先定乃可為國遷都大
事也暮年之間方進臨江復退還浙輔弼重任也一紀之間下
命相之制者十有四進退執政無慮二十餘人規模安在上曰
非不欲立規模正緣宰輔易數耳六月兼樞吏部尚書十一月
又兼史館修撰去冬虜廢劉豫使來議和秦丞相再相主之朝
論藉公請詢可否于眾上乃令侍從臺諫即日條奏公上疏
數百言大槩謂天方佑宋當自治以需天時屈膝事人非臣所
知又率侍從極陳失計嘗面折御史中丞勾龍如淵曰達觀其
所舉君昔荐七人後皆北面張邦昌今囁嚅附會墮虜計中它
日必背君親矣監察御史施廷臣擢侍御史太府寺丞莫將賜
出身超拜起居即皆上書迎合者翻黃下吏部公執奏曰故事
遷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臥家秦素厚公舍樓炤問

疾許直翰苑公曰今日進退在我迂官則在他人某惟有去耳

秦語人云張子公守正官賊不能動也徽猷閣待制黎確贈官

前參政李回追復職名公謂確等事偽楚而為之用並乞追奪

其攝銓曹遇事不苟如此是冬和議成復河南陝西境土九年

正月上以祖宗陵寢久淪異域 詔公同光山軍度節使開府

儀同三司同判大宗正事士儂修奉灑掃賜銀絹有差以二月

己巳陞辭自武昌信陽入蔡賴五月丙戌至永安軍戊子朝謁

諸陵庚寅脩奉畢辛卯由鄭歷汴宋宿泗淮南以歸六月入對

公奏頻年 陵下石澗渴竭使至而水流如故 上驚異久之

又陳使事十餘條如謂劉豫初廢人情洶 而我圻堠不明坐

失机謂鄴瓊部伍皆西陞勁兵今在河南尚有收用新疆賦租

已蠲而使命絡繹推命支費犹用兵具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

得已勿遣使以寬民力 上悉嘉納七月除樞吏部尚書首論

官冗半年間授官觀嶽廟九百餘員坐糜廩祿虛理資考方議

革銓選之弊會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升川陝宣抚副使成都謀

帥 上語宰相張某高明練達和正有守可寬西顧但朕惜其

去耳臺評朝論亦謂當留公力請行九月除宝文閣學士成都

府特製金帶以賜初加佩魚宰相以官制為言而止公奏蜀困

徑

積

征繇臣當宣布德意寬一路之民。上曰豈惟本路凡四川寬恤悉以付卿。又奏主和者捷擻也。今為其姪兀术所戕勢必渝平。乞道京洛關陝謁世將于河地共議邊計。至則謂世將諸軍今戍陝西饋餉雖寬如緩急何宜歛兵備蜀口仍丐錢五百萬緡為儲備。世將皆奏行之。公以十年春至益。與世將尺牘交馳。講畫素定。是夏虜果叛。盟窺蜀。吳璘及楊政郭浩大破之。俘獲萬計。其後公除西府蜀人。唐文若草制云保蜀之功著龜先見。蓋謂此也。十一年詔世將納契丹降人。公曰蜀地狹安能容。且不鑒前朝常勝軍乎。世將奏寢其事。蜀自用兵和預買匹布折估錢二引。民已病之。至是轉運司迫餉軍增至三道。成都一路總七十四萬七千有奇。公言昨降度牒二千。稱提前引數。適相當願。以此代輸。從之。初公開府適承歲旱。大發積粟以賑飢民。抚存黎雅蕃部。禁戢貪吏。開修渠堰蠲落江田稅。決遣獄訟。修文翁旧學。時與諸生講論經旨。葺諸葛武侯廟。杜少陵草堂。新張平崖祠。政无不舉。蜀人大悅。姜請代。不听。十三年冬始命提舉江州太平觀。時曰人往。以異同得罪。公家居絕口不言世事。取吳園先生遺編數百卷。手自抄定。又追先志。斥俸餘為義莊。贍宗族。自號雲山老人。二十五年冬秦丞相薨。曰人在者皆

起 上首以公帥鄉部兼行宮留守司公事明年二月至金陵

積歲負內庫錢帛鉅萬公悉奏免池有養子與父爭訟守昏謬

繫父連年不決公請移廷尉黜其守居二年政成化洽進端明

殿學士考課累轉左中奉大夫二十九年夏召赴行在公奏虜

主迂都和好難保惟 陛下儆戒尤虞自反求治 上喜曰父

不聞鄉議論良沃朕心是夕公腹疾暴作亟請休致 上大驚

用前執政禮除公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公再移病給寬假還鄉

數月疾平連有旨趨覲公奏兩郡王各分宜早定 上曰朕懷

此久矣人所難言聞春當議典禮公頓首謝時風俗侈靡財用

墮之公勸 上止北貨之貿易省非時之賜予罷土木減冗吏

躬行節儉民自富足 上嘉獎再三公遂言甲庫萃工巧以蕩

上心酷良醞以奪官課教坊負數日增俸給賜費耗蠹不貲

上曰卿可謂責难于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

工數百人正除吏部尚書侍讀如故虜使施宜生來賀三十年

正旦命公館伴宜生聞人公以首丘棄梓語動之宜生雅敬公

頗漏虜情公乞蚤為之備會疾復作力求納祿詞極哀切 上

命湯丞相思 留公公請不已轉左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致

仕特給真俸公方去即降 詔立皇子云明年冬起公再帥江

東元顏亮已深入人情亮惧公不敢辭亮死襄復求和 詔沿

江帥守條具進討恢復計人人馳志幽燕公獨乞持重恭威現

釁而動已而諸將追躡果无功尋以張忠獻公代公命公奏事

公言前日邊遽豈當疆起今憊不能支矣復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禪御札召公道除同知樞密院事

公懇辭又遣子挺入辭 上命使賫手筆趨朝許乘車至宮

門給扶登殿問為治之要公言內治乃可外攘今天下弊事至

衆中外望治願如 祖宗及太上紹興二年五月 手詔命百

執事赴都省給札條具 上大喜御批畧云覽奏所奏犁然有

契于衷其令侍從臺諫集都堂賜以筆札取當今弊事悉意以

聞退各于其所盡率其屬諭以朕意極言毋隱於是士

大夫平日欲言不能自達者纖悉聞矣上皆親閱標識急務付

公者詳公請擇可行之 單恩轉左太中大夫隆興元年三

月迁參知政事公以老病不拜臺諫文章留公上還公奏且命

宰相諭旨云朕不敢煩公以政姑為朝廷重可也公辭亦堅

上亦察其实病遂除資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恩數視

政府公援紹興末例謂告將理 上乃許之及家固求致仕詔

從其請後二年而薨享年七十五贈宣奉大夫謚忠定爵自德

道字

圖

外制二十卷奏議三十卷雜著二十卷藏于家其竊惟公歷事
四朝始末可考早官成均學術行誼人已推之 欽廟初政即
以議論氣節有聲館閣被遇 高宗出入侍從越三十年知无
不言而上不疑諛形于色而下不忌世論名世推以為冠小人
雖間不悅終不敢妄有指議孝宗首從人望召寘二府將尽行
平昔之言而公老且病矣退休于家以寿考終歷現五十年間
士大夫進退成敗殆非一端盖時有險易道有屈伸或榮于前
而辱于後或譽于上而毀于下求其常負重望始終全節如公
者鮮矣宜有銘詩以信後世銘曰

忠則不欺 公則不私 明則不疑 正則不歌

堂：張公 其美在茲 學識卓然 氣節隨之

時有難易 心忘險夷 遇事極言 見義勇為

如璧如圭 表裏無疵 如蒼如龜 計策無遺

獨立近班 國之表儀 久任西鎮 民之父師

紹興季年 大政方咨 公曰憊矣 祈哀以辭

孝宗慕承 元老耒思 美疾益侵 壯猷莫施

位豈不高 人嘆辰遲 寿豈不遐 人望期頤

四朝遺直 千載清規 相彼先堂 山川逶迤

公所自卜

是祔是宜

斲石刻辭

以永厥垂

平園續彙卷第二十四

平園續彙卷第二十五

周益文忠公集六十五

神道碑五

敷文閣待制贈少師張公邵神道碑 慶元五年夏

靖康陽九之厄北虜以封豕長蛇荐食上國繼之劉豫梟鳴河

南高宗皇帝受命中共日與文武大臣經營四方期雪讎恥

而父母之念尤切于衷謂兵交使在其間每擇忠義明辦之士

問安長沙漠項背相望十五年間能全節而歸者惟鄱陽洪忠

宣公歷陽張公新安朱弁少章三人而已少章雖文士時以右

選公別使不得專對惟洪惟張俱以儒學奮身官視八座日夜

以忠言說虜，必欲臣之。二公握節不屈，則放之，苦寒不毛之地，衣食往往不給，父之其酋長，或知慕鄉，稍遣子弟從之，游賴以餬口。如是一紀，訓誘濡涵，轉相告語，知用兵弗戢，自焚之禍，迄成和好。還徽宗梓宮，歸我太母，固知聖主之德，文武大臣之功，而潛導馴致，易暴為善，此西公陰有助焉。歸拜白髮之親，其子某亦植立光顯，然後人知天報昭昭，不可掩已。間嘗以是語人，無不謂然。張公之子遇有旧數人，故友朝請，即聞人阜氏所述，行實未請銘，乃參考史氏序而銘之。公諱某，字才彥，和州烏江人。康國子司業籍之後世，儒家曾祖延慶，祖補嘗，預鄉荐。父幾，鄉譽尤高，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永寧郡夫人馮氏。公少傳文學，宣和三年，登上舍第。旋丁外艱，建炎元年二月，以迪功郎為衢州司刑曹事，兼管檢法議刑。二年二月，詔中外士民直陳時事，公言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淮江蜀漢閩廣之資，以圖進取，不應退自削弱。郡守胡唐老奇之，三年，給事中周望為江浙制置使，遂捕苗儔，劉止彥過衢，問唐老僚吏孰可用，唐老荐公以充準備差使，賊平，望入西府，九月，公改承奉，即召對會，遣之使，公毅然請行假，禮部尚書時轉五官，除直龍圖閣，武臣楊憲副之。二第，祁

邠皆補官仍添差邠明州觀察推官奉母以居公即日引道見
虜監軍即君捷懶于濰州逼公拜公不可執寘昌邑尋徙密州
柞山寨以兵守之四年夏公聞捷懶過密以書抵之曰兵不在
強弱在理曲直宣和以來我非无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
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其後偽楚僭立群盜蜂起曾幾何時
雷掃無餘是人心天意未厭宋德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
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捷懶得書執付豫使用之公升階揖豫以
曰官呼之為陳君臣大義辭氣激烈豫怒繫之獄楊憲遂降閱
半年豫知不可屈復以公送虜拘之燕山園福寺紹興元年也
公又為書言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鼠首西端勝如
莽鷹飽而飛耳終非大國之勢利欲以間豫守者密以告虜取
其書去益徙公東北千餘里之中京後又北徙會寧府去燕三
千里先是元顏旻死傳其弟晟晟死旻之孫亶三世頗厭兵慕
文教後生從公者皆習弦誦執經授大義爭饋錢穀布帛公自
分終焉虜嘗拜赦許我使者因便歸其鄉人人占籍淮北幸得
稍南惟公與洪公朱少章實言家江南十三年二月甲子虜忽
召三人者改館致饋許之南歸公以四月辛未至燕山洪公先
在五月朱自雲中至六月庚戌同奔永平館七月壬戌次汴京

都亭驛有輜軒倡和集為公之序八月庚子對行在除祕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公奉使時轉五官吏部誤謂先出身擬奉議郎又方改朝奉即公為上言前後使者如陳過庭司馬朴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等皆徇國忘軀宜優恤其家崔縱之樞臣等挈以來乞勅葬以獎忠義上雖下其章當路格不行尋諷御史論洪公斥守饒州自公以太夫人年七十謁告歸郵方出門而諫官亦誣公在虜不禮其副遂改台州崇道觀居從其便非上意也十七年七月丁太夫人憂蔬食序墓執喪尽禮初公出疆遇秦丞相于昌邑以忠義相勉故公在喪相与通問公因歷叙虜有婦淵聖及諸王宗室意勸其遣使迎請秦浸不樂十六年公服闋再奉祠十七年夏洪公以散官安置英州公惧竄謫上書言臣使北時道遇秦檜教臣堅持使節臣得奉以周旋又醫官榮州團練使李子厚語臣云檜在中京嘗代徽宗皇帝移書黏罕述海上盟約及用兵講和利害結好此會曹勛繼進其書詔付史館十九年四月遂除公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磨勘轉朝散朝請即屏居蕭寺食閑祿者十年二十五年冬秦薨上首起公知池州明年春至郡忽忽不樂踰時復請祠歸道由廣德軍假官舍居之六月丁酉公生朝也先一日沐

浴就寢詰旦家人起為壽安卧逝矣轉朝奉大夫致仕遺表聞
贈中奉大夫享年六十一後以子升朝累贈少師娶同郡李氏
封令人前卒累贈魯國夫人二十七年某月日葬四明西山母
永寧郡夫人墓側三子孝賢朝議大夫通判平江軍府事孝曾
朝請大夫直祕閣權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孝忠朝請即權知
荆門軍三女長許嫁左從政即臨府司法參軍沈洵而卒次適
朝請即前知邵州唐準次適蘄州貢士袁如晦亦卒孫男五人
從之從政即池州司理參軍徽之將仕郎改之登仕郎元之將
仕郎永之將仕郎孫女六人長適進士韓師魏次適進士衛葆
餘未嫁公平生孝友歸遇 郊息徧奏諸弟後多显者其在北
方太夫人俞氏子孝祥後公 歸有子而鍾愛孝祥異甚已而
魁多士掌書命為時名臣諸子亦以才聞張氏之丹庶其在此
公天資勁偉遇事慷慨酒酣耳熱悲歌憤激常以功名自許
車駕番江上強虜逆臣連兵入寇公冒險出使人皆危之及被
囚拘畧无悔惧賦詩作文考評史傳著述動盈編帙歸獻所聞
納忠于朝將有施為以償素志既不遂嘆曰身在異域視死如
歸為國事也今士大夫有連言告坐之風一或抵罪家破名滅
竟亦何裨悉取田橐焚之惟晝夜潛心經典李道日以有得无

田无庐未嘗過而問焉。高宗更化方且進用而公无意斯世矣。惜哉遺文十卷蓋公身後所哀者銘曰

中興之功 有隱有顯 戎狄外膺 憂虞內珍

赫々將相 公槐昂鉉 單車孰乘 密指臨遣

艰难險阻 維繫輾轉 如淪蛟渊 如探虎圈

公曰不然 蹈義者鮮 忠信篤敬 虫霜可免

誠心洞開 古誼丕闡 以漸以漬 以聚以辯

野性或馴 善意相勉 乞潰于成 績效奚淺

萬里來歸 宜舒而卷 誰其冒茲 天則福善

慈親迎門 温清重展 若弟与予 流慶方衍

超然死生 彰厥履踐 昭以詩銘 詔于悠緬

淮西高帥君夔神道碑 慶元六年

庐州高府君夔帥边 天子閔其勞有 詔赴闕會君移病請

祠王官亳州明道宮再升提舉者一素愛庐阜之勝因葬母司

徒氏于山南卜居九年至是築 山堂日与賓客對諸峯飲酒

賦詩間輿病疾從山僧游或累旬忘返意甚樂焉慶元四年八

月十四日卒于家明年三月十日墓堂之右訖事其孤叔獻衰

經不遠數百里踵門泣且拜曰先君病甚命叔獻云我昔遣汝

乞爾祖母之銘于周益公其載吾家伏羲來歸及當時北虜叛
盟始末詳實我死汝必往求文刻之墓隧以成吾志叔獻為是
暫捨几筵以來惟公哀許某昔侍帷幄竊見 孝宗皇帝內修
政事欲掃穹廡而空之黃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未嘗一日忘
北向以君數畫安邊闢國之策由是倚為長城鼎湖龍去君亦
休矣於此深有感焉乃撮朝請大夫新成都府路提點刑獄王
源狀而次序之君諱夔字仲一其先登州人曾祖鵬宣德即知
江陵府淞滋縣因任海州遂家响山縣妣周氏祖昇隱居不仕
妣許氏父溥贈中奉大夫妣令人趙氏司徒氏金虜挾中原紹
興十一年中奉舉族歸朝既講和例遣還憂憤以沒君自少讀
書過人文筆翮嘗舉于鄉耻事虜廷三十一年元顏亮入寇
君奉母航海來歸特免文解魏勝起義克海州張忠獻公都督
江淮奏君本州文學權响山主簿母子得還里虜屢遣重兵攻
城君為勝分守東壁躬冒矢石圍解第功版授迪功郎紹興二
年割弃海州易太平州蕪湖縣主簿員外置郡守吳芾連委攝
邑奏其治狀乾道五年改賜將仕郎出身調荆門軍長林尉六
年上聘遣使議 陵寢君以封事列進取三十條陳虜中山
川險易將師甲兵州縣芻糧及阿骨打以來用人得失賜對口

陳方畧上大喜明日改承務郎添差安豐軍簽判仍釐務八年諸司交荐召奏事至則分水寨為五軍各置守領月給廩食責以教閱沁淮多盜北馬上親札禁止君請勿市駒對境以絕其弊風馬牛皆縱使歸大闢學舍邊人始知俎豆淳熙元年二月除直祕閣再任上密諭君邊臣多言虜欲敗盟適謀者武功大夫陳琛告知亳州大盤第千戶者為虜所治欲委質本朝君力言生事誤國不可听願擇將練兵以需機會上嘉納之會幕官章駟訴本路漕張士元奪其愛妾下君寃實當路佑士元君直之坐易施州地隣黔播君欣然奉母以行值歲歉餒死相望聚為塚發其一大姓譚汝翼一方巨蠹誣姪殺人將論如法君平反之其人後生二子泣謝曰活我父子者公也汝翼尋以惡抵罪秩滿移知文州君先已單舸下峽五年入對除尚書度知負外郎歲中徧攝五司宰士闕上欲用君宰相難之六年五月上親擢司農少卿倉庾地卑君始梁空敷板米以不腐七年湖北謀帥缺上曰高某有帥才除直龍圖閣知江陵府歲旱宴集餽遺皆罷力修荒政劾守令奉行不虔者聞隣路忠萬二州易子而食即移粟萬計泝江助之九年特轉一官再任西南蕃羅鬼國在真宗朝嘗來鬻馬後為羅殿國所

灌

限有導其假道沅州蠻界互市如旧者君謂不可罷之徭人梁
牟入省地劫民財君遣將擒捕而釋其脅從江湖多劇賊君造
飛江輕舫付神勁軍盜發立得大姓吳氏囊橐亡命君破其家
易置巡檢寨距府十里有沙市鎮大商輻湊民居櫛比每患延
燒君下令按大巷通水道凡可使人皆勇為之丁母憂十一年
服除知揚州兼淮東安撫

上念襄陽边防尤重十二年正月

加祕閣修撰移帥京西襄恃三山為險而峴中居萬二山之間
下視府城君置柵種木積糧貯甲預為外禦內守之計又疏水
渠古迹溉民田日以強弩教神勁軍適有旨射鐵簾士已素

水

習詔許附駐劄軍試其藝多被賞者積本道迎勞及他郡互送
錢八千緡增市戰馬置大安監游北其中孳生蕃息用補騎軍
之闕一新學宮創閣奉御書治声轉聞十四年二月進右文
殿修撰再任幕府益整暇与其屬劉宗仕游纂襄陽志四十卷
該貫古今自為之序十五年八月改帥淮西君上書言虜常自
虜入寇如蹈无人之境非独地勢坦夷正坐城郭不修乾道中
雖築十五里今浸隳圯謹圖上新城制度惟陛下亟圖之
上遣漕臣王厚之總領張柳都統閻仲偕來相視請如君言
詔三司共成之居無何病足求去紹興元年春徙知贛州歲儉

州縣捕治丐教者數百人誣以聚眾君皆釋之薄征緩刑就廩
飢民以新城壁暇日率教授入學講經彖增置弟子負監司欲
廢併龍南縣以避瘴癘君執奏而止二年再帥庐州道令奏事
俄改明州兼沿海制置司事首置兵籍刺舉將吏軍政肅然庫
務以酒貲民追督高價君或蠲或代償積弊以除大姓迫人至
死君疎族適有居境內者請求不遂則以語動君下之獄取
旨裁決人服其公犹坐劑一官与边郡四年春復帥庐君每念
城役未竟於是裁節經費晝夜督視閱數月告成五年秋被
召而君不能造朝三歷亮祠遂致其事積階至中奉大夫享年
六十有一塋地在南康軍星子縣丹桂鄉黃龍山先娶同里杜
氏宣教即罄之女繼室以其妹並封令人五男叔賜叔豹叔夜
皆早世叔猷從事即房州司理叅軍叔夏將仕郎二女長適文
林即德安府觀察使王頤次未行孫將仕郎廷瑞君事親孝謹
睦族有恩既分俸周從叔又官其子桐天資明敏遇事迎解長
於論兵援古証今動數百言屢更方面所至內欲固圉外圖恢
復孝宗嘗曰卿功名中也荐奉屬吏將佐近二百人後多
知名有文集十卷奏議三十卷銘曰
於皇孝宗德侔周殷欲信威于北夷遂抱憤于西京若時

高侯謀紹營平嘗將兵于上谷亦馳至于金城何鑑基之既
立而機會之難乘未受呼韓之朝莫寫麒麟之形悼夫君而
大息宣遺恨于斯銘惟宅兆之允藏偕康庠其永寧

吏部尚書鄭公丙神道碑慶元六年

孝宗皇帝攷人才尤精擇于初常曰一真周行遂階顯用不
審可乎既用矣察其直諒不欺則始終与之故二十六年間侍
從多名卿吏部尚書鄭公其一也公諱丙字少融上世當五季
時自安陸徙家福州長樂縣曾祖芳祖堯父遇世有隱德公貴
贈父宣奉大夫母王氏淑人公生穎異九歲能屬文日誦書萬

言紹興十五年擢進士第五補左從事郎平海軍節度推官秩
滿充建州學教授兩安定郡王令衿令諷參知政事楊椿辛
次膺知樞密院事賀允中皆號名臣公適在所隸交章以存改
左宣教郎辛嘗語公官職易耳使人尊仰實難公服膺焉入為
太學錄以父憂免二十二年內禪轉奉議郎為國子監主簿
詔求直言公上從諫遠佞勤政用人裕民練兵六事會辛公為
御史中丞辟公檢法官隆興元年十二月遷監察御史虜亟求
成朝論不一公謂不可遽明年六月出提點荆湖北路刑獄權
攝之禁方戾荆襄制置使沈介用待次官行江夏令邊事方殷

信陽軍守臣委印赴制司公皆持檄鵠詰介怒奉乞引避上不
得已下迂湖提南舉常平茶鹽乾道元年直章賊李金陷郴州
焚桂陽軍尹寬起寧遠縣以應之衡迹賊窠提刑託行部避其
鋒常平亦置司在衡公兼程疾趨督州將治城訓兵復諭常寧
縣世忠洞首李昂霄發壯丁禦賊民恃以安公劾郴桂守弃城
乞鄂軍濟師糧餉不足發羨倉佐之賊平協助為多二年春鄉
人林安宅為諫議大夫素不相合求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年起
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勅監四川類試革挾書繼燭之弊虞
丞相允文以樞臣為宣抚使集四路漕議事盛称公賢還朝荐
召六年正月入對上喜曰卿初元御史也除尚書礼部員外
即時陳正猷公俊卿与虞公為左右相高選王邸講讀官公直
講慶王府与芮燁李彥穎劉焯四人並命陳公去公亦出為江
西轉運判官道除直祕閣改湖南提刑有旨招振華軍二千帥
司欲速至涅士人公立命改正瀏陽縣歲歉豪右移粟售地境
鄉民紛競尉以嘯聚張大其事漕請調兵追捕歸罪團長陳淮
下之獄公亟約常平司出米數千石彈壓賑濟杖淮釋之漕有
内援奏公姑息貶秩一等而罷眾論不平復提點廣東刑獄適
漕兄弟為經畧使公引嫌移使西路遠方官吏不奉法公深行

瘴鄉一裁以止邕守重賦歛得公約束請祠去歸正官沙世堅
 素武勇坐贓決配靜江部有劇賊未獲公諭世堅立功贖過世
 堅馘渠魁以獻公為奏稍復其官後平李接以總管守宜州一
 路賴之閩部益災壤上雅信從本路轉運副使公知福之嶺口
 涵頭海口三倉本錢不繼命積錢對債又汀劍等號上四州高
 估抑售公委邑令置場支賣科擾頓絕至今守其法淳熙四年
 召為吏部郎中踰月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議者謂曰
 法令官許雪罪犯一歲別勘三歲別定以防枉撓乃者有司憚
 煩煩元勘官伏其誤始許改正實抑之也章下三省公謂復
 旧便執政曰上意似不然公厲声曰事當問理若逆探上意而
 逢之豈大臣事乎執政怒徙公大理少卿五年二月也尋充御
 試編排官即殿幕擢祕書少監累轉朝散大夫車駕幸省轉朝
 請大夫面賜金紫明日進祕書監不數日兼權中書舍人會諫
 議大夫蕭燧論夔帥李景孛貪雪而大臣庇之於是參知政事
 趙雄謂燧誤信蜀人謗書既捕治其人因改燧刑部侍郎尋出
 知嚴州公言臺諫劾奸邪反屈抑而去豈國家之福耶六年輪
 對奏乞四川襄漢江淮置三大帥擇曾任二府有文武威望者
 各當一面復列上五弊一日取士代筆傳羨公行富人以賄得

科第二曰養兵冒名寄籍闕額不補懦弱不汰一有草竊輒動
御前之軍三日理財以橫歛預借重折苛征為能四曰刑獄故
縱大辟淹留奏案五日荐舉非權要請託則謬舉親旧群至殿
陛徒有引驗之名上甚聞納榜選德殿御屏之上真拜中書舍
人公疏官冗賞濫卿監丞簿事簡官倫館職史官至二十負學
官書局各以十數監司郡守疊授三政叅議歸正添差養老將
校充滿外路東宮徽章館閣進書雜流廝役例霑賞典曰寵龍
曰應奉開河修堰併賜蠲賦无時推息他司錢物漕乞移用尉
不捕賊詭奏有功張大虔声橫被贖賞累數百言上批賞功迂
朕不以濫予兩言是也給舍過書讀宜隨事以聞又論臺諫獨
負无助察官不應專取歷知縣人未幾召用顏師魯張大經劉
國瑞皆二千石部刺史有声者駐政日曆中具會要成連轉朝
議中奉大夫七年五月除礼部侍郎仍兼外制公言司封法不
許以官回授封贈比多援例下至祕書省吏以無用之減年亦
得之請一切勿行詔可八年吏部尚書王希呂知貢舉公及侍
御史黃洽副之有沮公者謂兩洽皆福州人上曰恐有偏耶然
皆无私暨揭榜三人同对上曰考核甚公遠方多得人雖不分
路可也轉中大夫兼給事中時遴待補太學法公視臨安府學

籍許試者三百餘人游士群訴臺諫定至夜喧集公第公入奏
待罪先是春坊陳龜年女嫁大姓裴良珣良珣醉死其兄良昱
訴龜年女利其富死有冤狀事下臨安語涉龜年府尹不敢治
上令送大理寺朝士有為地者詔轉運司先審責良昱不實反
坐乃施行公駁奏語侵臨安且云願少存國法為子孫萬世之
業竟送大理至是尹誅冒試人使逞憾上批无罪可待令寃為
首者尹謂公芘閩人不當深治上怒語寧執呼尹諭旨卒杖丁
如植編管鄰州前戶部尚書韓彥古負氣多援公因其起廢極
口詆之至云仰累聖德他日入讞因言論事欲激切語或過當

望陛下恕罪上曰朕自喜給舍得人樞密使王公蘭時為宗
正丞亦為上言今日不欺陛下惟鄭丙惜其愛莫助之耳九
月兼左侍郎乞文武添差官並不釐務有郭世革尋鑿歲滿參
部法當察脉暨有恃力受其賄公執送棘寺銓選清平无敢干
以私九月進樞吏部尚書同修國史九年正月上辛執政當祈
穀有故以侍從攝上特差公尋兼侍讀取陸贄奏議切時者反
覆開陳進司馬光五規範祖禹帝資乙覽嘗乞勿听妾献利害
紛更庶事又論治駐吏太寬上並以為然次日舉二事諭宰
執有安靜之褒八月止除吏部尚書轉太中大夫公常日范鎮

六十三致仕吾已遲一年上章請去十年二月除龍圖閣學士
知建寧府政尚嚴明千里肅然浙東謀帥移知紹興府以臧否
郡守後時降中大夫上銳更法手札訪公款通差官民於公謂
通差害多著令里正專掌盜賊煙火比來邑官責以應辦至于
破產若以免役錢募耆長供他役則善矣攢陵勅使駱駝輔藩
多權豪公不少假借群起造訕公聞請祠上初不許適諫官亦
部人助以風聞竟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皇城邏卒因誣公載
官米萬斛而去漕遣其屬趙善后覈實先之上語執政使鄭丙
有是則今日無人可信矣秩滿再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轉
通議大夫起知泉州光州登極語宰執曰侍御史胡晉臣言初
政當召用人才如鄭丙張大經楊萬里是也尋詔公年德俱高
踐楊滋久進端明殿學士公應召上封事数千言以謹始為戒
覃轉通奉大夫治泉如治越或勸從寬公曰惟有德者能以寬
服民吾固非用猛者然嫉惡有素豈以晚節喪所守哉閱半年
改知潭^州言者沮止易太平州固辭復提舉興國州轉正議大夫
紹興四年引年致仕轉正奉大夫時史丞相浩汪尚書大猷沈
啓事樞右司郎中周頴與公皆同年進士退休于二浙詩筒唱
酬人競傳之俄屬疾屏醫藥以後事付家人而逝五年八月十

四日也享年七十有四贈金紫光祿大夫子升朝特進爵安陸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實封百戶妻淑人柯氏同郡右文
殿修撰裴之孫前卒以慶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葬懷安縣
沙溪之原三子願孫故奉議郎通判辰州齡孫故承務郎監潭
州南嶽廟慶孫承務郎三女長適朝奉郎知吉州太和縣卓洵
次適通直郎知汀州上杭縣蕭輅次適迪功郎道州司法參軍
柯謙宗孫男五人安祖似祖並承事郎揚祖通仕郎餘幼孫女
三人長適迪功郎新泉州德化縣主簿葉莫公學術純正文辭
瞻縛有家集外制奏議講義三十卷居鄉接物極其和易當官
立朝則氣節凜然止深重之是時織駁之任不由進擬公常以
貳卿兼領感激盡言數犯貴要之鋒在銓部抑僥倖懲姦欺蓋
餘事也嘗荐蕭公燧胡公晉臣羅公點後俱至二府見謂知人
其他如李焘之博洽劉國瑞之清正林栗林杓鄭湜之剛方唐
仲友之學問援引不少置善類歸心焉其在紹興間繼公為太
學錄晚同朝夕意氣相投會都司用私意治王定國冒歸正賞
予按都督府文書亦其誤公奏都司方舉賊政府乃歎沮之其
不黨同類此公之卒願孫以沉刻見屬而不果今卓君示公友
塔林御史采所狀行實乃參以聞見碑公路道其銘曰

維南有闕，山環水聚，是生長材，接武王所

不徒曰鄭公，如松之喬，碩大堅剛，果公歲寒後凋

持節典州，彰善癉惡，既勦吏姦，亦蘇民瘼

帝思其賢，入直禁密，以憲守正，觸邪知死不言

舉朝僉皆，當宁眷頤，何待擢直，乃為駐遇

昔者漢武，明于知人，獨祿汲黯，近社稷臣

相行將青，任非不寵，孰如九卿，敬禮加重

以今準古，庶其似之，匪直公懷，阜陵是思

平園續高卷第二十五

平園續高卷第二十六

神道碑六

敷文閣直學士陳公良翰神道碑

嘉泰元年

自紹興壬午迄乾道壬辰十年之間士大夫舉端人正士陳公

邦彥必在焉蓋其議論專以格君非定國是扶持公道并遠姦

佞為本當高宗內禪前二日寘之六察以遺孝宗作其即

位編給歷諫每行其言立儲之初召長宮寮期太用于他日三

聖相遺如此而歲不我與公則逝矣天下至今惜之其子者

壽等以書謂某曰先人即世三十年待講朱公熹嘗狀其行而

墓碑未立烏臺席觀之僚道同志合惟公獨在敢固以請予雖
老諄尚能追記大畧乃序而銘之公諱良翰邦彥字也世居台
州臨海縣曾祖咸寧妣吳氏祖懷漸妣朱氏父守中贈奉直太
夫妣碩人洪氏公幼孤天資莊重讀書輒要旨為文氣槩不凡
中紹興五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紹興府會稽縣簿秩滿陞
從仕郎知明州慈溪縣事導德門三鄉渠溉田利民政宣教郎
知温州瑞安縣轉奉議郎俗號疆梗吏治尚嚴公獨抚之以寬
租賦揭示名物人競樂輸听訟率得其情或問何術公曰清水
明鏡不可形逃心澄亦就是矣丁內難服除充衢州教授轉承
議郎三十一年冬用殿中侍御史吳芾荐入御史臺為檢法官
明年六月擢監察御史孝宗覃恩轉朝奉郎賜緋魚袋虜主
元頽哀新立求和中原旧人多未歸詔問何以處之公言議
和復受降皆非是自治可也復詢時務公請明階級以修軍政
核軍實以豐財用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堂選以抑奔競官當久
任賞罰當合衆心隆興元年七月除左正言首陳納諫修德畏
天恤民語極剴切虜移書取海泗唐鄧且邀歲幣公持不可詔
遣使盧仲賢李斌公言仲賢輕佞斌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
府異議恐失事机楊存中久擅兵權太上皇罷就第柰何復

假使名付以邊事。上皆嘉納。公因言權宜與虜和。名不可
不正。陵寢不可不歸。四州不可復。與降附不可遣。邊防不可弛。
上曰。朕志已定。于是用書敵國禮。而降附不復遣。俄以戶部
侍郎王之望。知閤門事。龍大淵往。議四郡陵寢。及歲幣事。公與
侍御史周樞復言。四郡固不當議。若歸陵寢。乃予歲幣。聘使未
應出境。有詔。侍從臺諫集議。多附公說。上為罷使。第令小臣
胡昉。楊由義。克審。議官十二月。遷左司諫。成恭皇后受冊。錄
內外親屬二十五人。公論其泛詔。減七人。昉由義既辱命。宰相
尤議和。至不且欲罷督府。右正言尹穡助之。公言。絀不用。以直
敷文閣。知建寧府。二年四月也。兩淮已徹。備虜遂大入。上深
悔之。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公等。不報。用治最就。升平路
轉運副使。作觀風九詠。諭厚本善俗之意。行部不許治道。供帳
例餽。皆却之。改提點江東刑獄。又徙浙西。歷朝散。朝請。即乾道
四年十一月。以宗正少卿召還。五年。兼權太常。又權侍立官。又
兼權給事中。四月。擢權兵部侍郎。賜服金紫。浙東風水敗秋稼。
州縣隱蔽。公曰。遣漕臣按視振恤。官吏多抵罪。兼同修國史。轉
朝奉大夫。十二月。除左諫議大夫。臨安帥多創攝局。私親故秀
守。遣吏市燈。中都聞公除。自皆惧而輟。公入對。以敬天愛民。修

帳

政官人四事為獻六年正月戊辰大雨震電庚午大雨雪公請
畏天戒止庶事。儲位未正手疏言之先是上雖勉從和好
志在恢復有王天覺者用聚斂擊刺之術迎合為圖冊因進習
以進得樞密院編脩官言者交攻未听因公極論始去之史正
志憚守成都創發運使得留公奏。祖宗立國于汴重兵屯西
北故運東南之粟今軍國就食東南此職安用疏累上面再三
繼以求去。上還其奏公論列不已正志竟罷公嘗言蜀漢之
師下關陝由荆襄趨韓魏江淮擣青徐今日大計也四川既命
大臣宣抚荆淮自當一體又言中興初如劉光世之部落韓世

忠之背嵬張浚之親隨皆擢驍銳優其廩撫以勵諸軍故能所

至成功願取以為法。上然之下其將於諸將宗正寺玉牒書

成轉朝散大夫七月進給事中總兩月節度使成閔冒請真俸

有司坐獲遣閔門王林矯詔遣妾人謝显出境显抵罪而置閔

及林不問公並封勅還之明日改除禮部侍郎固辭不拜以敷

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七年起知婺州未上召為太

子詹事連詔趣行仍命州郡禮遣既對上勞勉甚至未幾命公

與其同對選德殿手錄唐太宗與魏鄭公論德仁功利之說批

聖語于後使極陳今日之未至者公退而上疏曰仁德治之

本功利治之效務其本則效自至今水旱數千里流殍萬計是承天意者未至也金陵創營寨役夫凍餒不聊生是結民者未至也欲任賢能而張栻一言遽從外補欲退小人而正志方遂張栻繼之松罷韓玉又進矣欲擇將帥而腹剝交結如初欲收軍情而老幼困于移戍至如詳刑參用武臣文任乃復數易誠能革此八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疏奏上悅以示輔臣旋命公及其並兼侍講俄以足疾乞去詔听五日一朝力辭不允十二月遂告老上知公果病除敷文閣直學士再提舉興國宮就賜告身衣帶八年四月轉朝請大夫致仕癸丑卒于正寢享年六十五爵臨海縣開公男食邑三百戶特贈太中大夫是歲壬申葬縣之羨城鄉疊石山之原諸子升朝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妻碩人朱氏累封魯國夫人後公二十五年薨四男元壽通直郎福建抚司幹辦公事後十九年卒耆壽朝請即新權發遣常州彭壽朝散郎通判沅州廣壽朝奉大夫行太常丞兼權倉部郎官脩身好學皆有家法二女朝散郎前通判杭州黃朴宣教郎前兼兩浙轉運司物解官吳洎其壻也孫男十八人文之奉議郎知隆興府新建縣前卒振之國子進士揚之厚之方之國子進士擇之享之奇之迪功郎新饒州司戶參軍謙之文

林即新袁州軍事判官孚之誠之太學生說之拱之淳之詠之
挺之存之仔之孫女八人長適迪功即南劍州尤溪縣尉范大
雅次適進士黃如阜石繼時迪功即新抚州金溪縣主簿趙師
羔文林即新潭州湘潭縣丞趙汝适次在室次適將仕郎趙希
湏次尚幼曾孫男女二十一人公貞直好義氣和而守正早為
族父礼部侍郎公輔所知期以遠器自寒素至通显奉養如一
内艱後不復入私室用度悉出祿賜未嘗問產業誨督子孫接
誘後進孜孜不倦人有片善力加稱獎不善即規正之既葬十
八年光宗踐祚追思旧僚官未應謚特以獻簡易其名礼部

尚書尤袤之守台也邦人之祠公于學尤公以為宜繪公与提
刑羅適及族父小宗伯合而祠之榜曰三老有奏議文集二十

卷銘曰

三聖相授固精一惟心大政所咨左右惟人

侃陳公端諒清醇鴻漸于朝適宏厥声

今堯老欵傳公實諸臺評公重華繼承事又地禁職親

猷可替否公盡忠竭誠躬宗身有進退道先耻信

繼在震方温文日新宮尹孰宜公惟當仁

胡不萬年遂都四鄰天以遺直成其令名

我為銘詩

式穀來今

不显臣良

於昭君明

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燾神道碑

嘉泰元年

韓愈以天刑人禍歸咎史筆柳宗元隨闢其說後人終致疑焉

今以李文簡公驗之何疑且左氏紀諸國之事史記上下數千

載是是非非利害不專及當世若公續司馬資治通鑑為本

朝長編上開國体下涉諸臣之家非異代比使天刑人禍可信

孰能結知明主見推多士生歷清要沒定美謚諸子繼踐世科

歷二千石光显未艾如李氏者乎况公出入中外見謂忠貞

言交游競視強禦雖微作史自當齟齬難合然說間不行於朝

士大夫鮮含怒者何也守道正位公事上不欺應物死心天

介交助在其茲乎既没十八年蜀多文士其子不近求銘詩而

遠屬羣老非以同朝父相知深也欵是宜序而銘之公諱燾字

仁甫一字子真系出唐唐恭王季子右武衛大將軍偲武后斥

為民徙眉州之丹稜縣遂家焉六世孫瑜始復屬籍仕至長江

令公長江十一世孫曾祖夔祖鳳贈奉直大夫考中朝奉大夫

知仙井監累贈宣奉大夫妣碩人史氏公生政和乙未天資穎

異博覽經傳獨不樂王安石學甫冠已著西漢鑑明年追念靖

康變故著反正議十四篇人皆奇之紹興八年第進士調成都

府華陽縣主簿未上讀書本縣龍鶴山命曰巽巖自記云子真子三卜居乃得此山向東南面西北其位為巽為乾蓋處已非乾健無以立應物非巽順无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掇其九而三陳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講學之序也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人各有所履善惡亦焉惟能謙可與共學惟能復可與適道知所適而先以自立則莫能久故取諸當使父于其道或損之或益之至于困而不改若并未使隨邑而迂則所以自立者成矣雖然吉凶禍福橫發逆起有不可知將合于道惟權乎然非巽則權亦不可行

學而至于巽乃可與權此聖賢事業也年方二十四其志趨學問如此父之赴華陽時宰秦檜知公名公不與通會詔郡國舉賢良公携五十策謁成都帥張焘不果荐秩滿外銓復置教授闕亦不就注嘉州軍事推官丁父憂二十年服除再注雅州軍事推官作當直司箴諷郡守用私情背公法者總領財賦符行中屬公增簡州鹽筴公移書力拒之旧相張浚謂有臺諫風二十四年改宣教郎知成都府双流縣日坐听事訟至立決前執政李文會自瀘徙益府下九縣供張加倍公用常樣李由它道去任張氏子競家贊公曰汝方在喪悲墜先訓盡歸思三日

復來果悔過自新大姓李雲市丘成之產業公以成之不自所
生母追正之雋調詞訴府公列經義律文政雋法豪右歛迹邑
庭如水日繙史冊彙次國朝事實謂司馬光修史先為百官
公卿表十五卷後頗散逸乃徧求正史實錄傍采家集野史增
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旧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編
者僅七之一長編之書蓋始于此二十九年四川制置使王剛
中辟公幹辦公事三十二年知榮州州因山為城川為隍夏秋
常患水溢公築防禦之隆興二年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境
劾守令四人州縣多橫歛公選官置局括一道財賦列其名色

使有無相補酌三年中數而為帳編示官吏許榷不當更定名
為科約至今不廢母憂去官乾道三年召赴行在八月入對
上太祖故事乞為法請許六察言事又言軍興三十年蜀賦
一錢折變百之額自此勿增取况蜀兵已多宜罷招刺嚴簡汰
禁大將毋張虛籍格部曲孝宗嘉納除尚書兵部郎中以父
諱不行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又兼禮部會慶節上壽在
郊禮散齋內議權作樂公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
我藝祖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不祭天地故前十日
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本朝旧制度幾兩得詔垂拱上

壽正樂正殿為北使權用十三月正除禮部員外郎公言中興
祭典未備岳鎮海瀆先農先蚕風雨雷師九祠以酒脯代牲牢
近者雨暘失節郡國水災殆或以此詔復旧占城國入貢依
崇寧五年勅書用白背金花綾紙貯以金鍍銀匣公請如近例
學士院謂禮部不當預公曰典禮先有司部兼掌客豈侵官耶
長編卷帙漸成蜀帥汪應辰乞下臨安府給筆札繕寫藏祕閣
公遂進國初至治平一百八卷特遷兩官公患時文衰弱乞令
考官取學術醇正切于世用之文苟涉虛浮必行黜落明春省
試勅榜戒諭上方屬精為治事或中出公輪對言唐虞三代

專倚輔弼漢唐或謀鄉士今捨二塗近習新進此治亂之機惟

聖慮過防蓋有所指也又奏省闈取士本不立額乞參皇祐

四百之限稍加裁定旧特奏名雖賜出身罕授職任近兩榜至

八百五十餘人放選注官而賢良方正一科則寂無應詔當

貢舉者讀畢遂言天下有變經營北方未見可付之人上曰

朕當自將公曰聖諭及此与真宗濟澶淵合矣上曰此

朕家法太祖平澤潞取維揚太宗平太原皆是也公請

先自治以待時上聳听不倦近侍皆跋倚明日諭三省議省

額特息二事有沮之者乃已五年四月遷祕書少監太史言八

月日當食公工疏曰災異所以儆戒人主今經筵不訪問人路
軍論奏大臣無趙普補綴奏目杜衍封還內降之風臣恐憂不
在疆場惟陛下進衆正消群陰以應天變是冬兼起居舍人六
年雷震上元後一日公錄仁宗景祐三年正月甲辰求言寬
賦歛二詔以進直前乞刊定徽宗實錄之疎舛者因言臣方
修進治平後長編若就加討論它時可助正史詔復開實錄
院四月首命公為檢討官汪應辰進公子虛賢良詞業上曰
卿有子美范成大除右史升攝起居即讓者誤引元豐八年十
月詔欲廢二浙保正止存耆長又宰相以蜀人帥蜀工部並除

二侍郎武臣提點刑獄皆違旧制公援證再三上曰卿論事根

據極當朕心左相陳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既任恢復未

免更張公言二典若稽古夏有典則商云成憲周云旧章漢云

故事子孫莫之敢廢王安石變更法度厲階可鑒上欲除公

兵部侍郎公自攝記注數論事宰相頗不樂公遂請去六月除

直學士閣湖北轉運副使陞辭以欲速變古為戒又奏禹貢

九州荆田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既修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

虧十八公上奏條畫至則言創耕憚料歛且畏爭奪宜寬冒

占廣激勸如太祖乾德四年許見佃者止輸旧稅更不通減詔

如所請其妄執契爭奪母受理守令能勸課者賞之總賦召游
問奏計公攝其職歲飢發戶部大軍倉振民僚佐爭執公曰吾
自任責不以累諸君尋如償之游問歸劾公專輒上令具祈而
已七年屋中制科八年以旧官超召會虞允文由左相宣抚西
川自詭北伐疑公異議預白上改直室文閣師潼川兼知瀘
州首葺石門堡置戍以扼夷人叙州旧市羈縻馬價頗平比歲
增其尺寸償直不以時公言国計边防胥失之乞戒茶馬司互
市毋濫額仍勿于夷漢禁山内伐木造舟尋皆報可守边踰歲
淳熙元年被召適城中大火上章自劾既放罪矣提刑何熙志

奏公不親至火所併指長編記魏王食肥羶語涉誣謗上曰

此載一皇宋事實何害止命成都提刑李繫体量火事公行及
国门乞祠待辨除江西轉運副使且許臨遣公進治平四年至
元符三年長編四百十七卷或勸公方被謗勿及時事公曰
聖主睿度如此竭忠所以報遂奏近者日食地震夷狄小人不
可不慮又上快箴引一太祖退朝悔乘快決事以諫上曰朕
當揭之座隅進祕閣修撰旋坐火後不盡書焚室貶秩一等而
熙志以輒議史事削兩官公至江西置一路則賦都簿以潼川
科約未幾召還乞令本路毋以臣去廢此書上曰卿不為高

論務在便民甚善擢祕書監權同脩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蓋
 專付公以史事故用侍從之禮三年正月也公前數言南郊明
 堂均大祀自宜迭行適轉申前說上令集議嬖近請于德壽
 宮有嫌沮不行及予為禮部尚書與諸儒議周成王宗祀文王
 漢武帝陟配高祖所請嚴父指周公也晉唐及本朝名臣皆
 有是說非出于秦發之耳其議雖定三月除權禮部侍郎賜
 服金紫七月雷震太廟柱壞鴟尾有司隨加繕治公奏此非所
 以祗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秦愛朕屢有讜言公嘗請正
 太祖東鄉條上熙寧元符紹興議論其後卒待之進四繫錄記

女直契丹起滅自紹聖迄宣和靖康凡二十卷上日朕可一日
 忘此虜氛九月兼侍講以經筵少開錄趙師民勸講箴以諷并
 及仇士良不歌人主讀書近儒生之說會改潛邸為佑聖觀創
 璿璣殿于大一宮公密疏二千餘言上褒荅之四年春駕
 幸太學命公執經特轉一官堅辭不听公自即春官已極論科
 舉及特奏名去冬乞依紹興二十七年二月詔書用經義詩賦
 論策四場如元祐時仍采蘇軾議量收息科至是力請變文体
 取實學以致人才上袖公奏付三省下學官議因子司業鄭
 伯熊等請如公言而老生晚學譁言不便議遂格八月真拜侍

即仍兼工部、徵錄直院又公荐呂祖謙為祕書即兼檢討官、
審訂增削數百條書遂成特遷一官或請升降兩學從禮衆議
不同第去王雱像用公說也元符接靖康長編成、上称公无
愧司馬光後有表云豫席恩言比迹先正指此夜直宣引奏近
者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祿股肱耳目宜謹願与賜生歌起
上再面賜茶賜飲恩意甚寵尋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公為即
時已言乾道新曆不可用因舉差失數十條詰太史官局皆无
以对然卒無知曆者公又款叅酌開宝通礼政和五礼新像為
一書雖下礼官亦不能成九月丁酉日當夜食公為社壇祭告

官俄鼓礼廢公舉行之先是屋入祕書為正字旋兼国史編脩
實錄檢討迺校書著作父子同典史事播紳榮之公感、上知
論事益切每集議衆未發言公條陳可否无所避會近臣復舉
公次子塾應科目黜于閣試屋適考校上舍生發策云云為御
史所劾語併及公屋降一官罷公以奉官知常德府初政和七
年鼎農辰沅靖州置營刀弩平司給由募人開边范世雄張察
等附會擾民建炎三年亟罷之乾道未守臣劉邦翰請復行於
辰沅靖三州公為轉運謂不當復已而提刑尹机迫郡縣行之
田不能給公至請度田額事下諸司公独約帥臣張栻具奏

上即從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公曰官捕茶賊
 豈禁茶商所其自如迄無犬吠警六年馬開提舉江州太平具
 國官是秋行明堂大禮上以公首建議特除敷文閣待制頃
 之厚熟繼亡上欲以史事銷憂起知遂寧府用蔡挺汪原衛
 教法闢勤武堂親閱士卒其雜居市廛者葺營聚之七年史院
 進入四朝正史經脩官在外者例減磨勘二年案執奏正史頗
 疎李焘長編地里一作涉志又出其手詔減年外別轉一官公自奉
 謙即年勞賞典典籍積官朝議大夫避父名遇遷秩寄理者三於是
 轉通議大夫公以酒課加重奏權酷起玉菴而成于德宗本

朝郡釀有數監司尚不許今乃設法勸飲以耗民財縱未能
 弛猶當用買樸旧法罷去官監一作上意鄉之而計司迫贍軍日

減三十緡而已公節用度停燕官府肅然前得旨長編或有增

損依熙寧修三經義法具奏至是上四千四百五十餘條又以

一百六十八年事散九百八十卷乙覽難周別為舉要六十八

卷總目五卷修撰事目十卷時召俞已下公控辭久之上數

詢來期十年六月對延和殿述英方讀陸贄奏議公拓贄言切

今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且曰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遇今可謂

千載一時上曰惟不遇于當日是以言垂後世公又奏陞

下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強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
戎異夫上有先功業之嘆公曰功業見乎變人事既修天
應乃至上曰卿宿德耆儒宜在左右任史職進敷文閣直學
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七月又旱公進避殿損膳求
言故事上亟施行命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館職實封言事趙
彥中草詔云意者委任或非其人公奏陛下委任不過三四
大臣神宗語富弼云唐太宗與魏證議政全似爭競宜勅二
府以魏為法毋若元豐王珪號三旨相三旨者謂上可否珪曰
領聖旨諭軍國事曰誠如上旨啟擬曰取上旨也又謂

戶部不足南庫有餘請如唐建中罷瓊林大盈庫歸左藏上
以奏付外讀者失色丁丑遂雨一日宣對公言外議陛下多
服藥罕御殿宮嬪無時進見浮費頗多上曰感卿忠愛然朕
春秋已高安得此声近唯堊李婕妤用三萬緡它无費也上
憂勞惑嘗入斗公言天道遠惟正厥事可以弭災類次漢元鼎
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公曰心為宋
分為天王位潛陽將復陰氣乘之小人害政夷狄窺中國之象
復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明日對延和又及晉何曾訊
武帝無經國遠圖上甚嘉獎是歲公賦詩云明年七十吾歸

矢預買北閨門外舟至冬疾作三省請給告十日。上曰老者不以勛力為禮可半月。十一年春表乞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宰執公疾增損何如。萬里召來。豈容輕去。丞相王淮曰。煮知進退宜從所請。上曰。朕不幸有故于道路。柰何。可諭其鄉人給事中宇文价。田之价傳。上旨公曰。臣子惡闕非若疾。惡乞骸骨。因詢价時事。勉以忠。蓋聞四川置使。田正總領馮憲論減酒額。仇手劄贊廟堂行之。二月病棘甲子除敷文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為天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法。辭氣安定。俄卒。上聞嗟惻。賜銀絹二百匹。兩贈光祿大夫。令臨安治後事。沿江漕司津置。歸舟。它日語宇文价曰。朕嘗許煮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篇。不謂止此也。公孝友誠實。性无嗜好。惟潛心經史。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故其出處本于潔靜。精微著述。則評論今古。別白善惡。得褒貶之旨。所至求奧篇。隱帙傳錄。離校雖陰陽卜筮。亦無遺者。家藏積數萬卷。為文語道。而理備考。蜀類試。參詳南省。多得名士。荐人輒削臺前。西入朝。適虞允文暨趙雄當路。士大夫爭談兵。二公皆蜀人。雅敬公公。一無所徇。晚在經筵。

蜀類試參詳南省多得名士荐人輒削臺前西入朝適虞允文暨趙雄當路士大夫爭談兵二公皆蜀人雅敬公公一無所徇晚在經筵

人頗懷安公為 上前日紛、今日默、俱非自治其持論不
隨時類如此公著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七十二子名
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十卷四朝史彙五十卷通論十
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侯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
歷代宰相年表二十三卷唐宰相譜一卷江左方鎮年表六卷
晉司馬氏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三衛將帥年表各一
卷八本朝事始兩卷建隆遺事办趙普別傳科場沿革集賢學
士并賜帶典与故各一卷范韓文富歐陽司馬三蘓六君子年譜
各三卷明年七月己酉即葬巽巖之陽妻碩人楊氏同邑贈朝

散大夫素之孫黃庭堅為記大雅堂者後公八年卒附焉七子

謙早死屋終奉議即主管成都府玉局觀至今為籍請即權發

遣忠州塾終承務即代亦亡壁壘皆登科壁今為朝散即權發

遣漢州壘承議即主管華州雲臺觀六女均適朝散即知果州

曹執中坑適朝奉大夫知慶崇府師祖慶壇適文林郎漢州州

學教授任埤堦適薛純穎增適承議即充雲安軍使兼知縣事

張伸堪適朝散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范子唐孫十一人

鐘宣象即錫修職即彭州九隴縣主簿璽球欽周鉤鑣銓積簡

其三今亡鍊周鑣也女三人長馴早夭次真適脩職即孫綱亦

不在從適迪功即新雅州廬山縣簿尉劉成季曾孫十一人公

爵丹稜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諸子升朝贈少師而贈楊氏福

國夫人銘曰培大六休欣於其德休休公事皇七風派正一人

尚書記言其德春秋書事宣本經別以六史居其二

漢太史公陳本儀尊相臣我朝大典亦歸宰庭

時政有記起居有注東觀石渠諸儒所聚

設官分職承上相維合力纂脩今猶懼闕疑

公生遐方初筮州縣問于期會今屈首鉛槧

祖功宗德業鉅事叢政有因革論多異同

禮樂制作 夷狄服叛 原始要終 咸舉綱目

三入承明 迄用奏篇 帝擬以光 士推如迂

問胡云然 多聞諒直 舞禮文姦 視若仇敵

以此事君 忠謹不欺 出而臨民 敬簡无私

赫：榮名 番：壽考 慶流子孫 殃則何有

螭首龜趺 刻以銘章 申勸剛者 公為不亡

平陽府志卷之六

平陽府志卷之六

平陽府志卷之六

平陽府志卷之六

平陽府志卷之六

平陽府志卷之六

平陽府志卷之六

平陽府志卷之六

平陽府志卷之六



